

冕服	賓禮	山澤	和難	齒德
學校	禮命	園遊	昏禮	遷邑
祭樂	瑞節	制祿	市治	社稷
樂舞	禮樂	祭祀	水利	教胥
詩樂	天府	郊廟	重農	諫官

禮經會元第三卷

宋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百戶食實封百戶護國軍節度使

齒德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古之教者習鄉尚齒故黨正屬五百家之民因十二月之蜡以鄉飲酒之禮而行於黨序之學教之以尊長敬老而孝弟之道行焉一命受職下士也再命受服中士也三命受位上士也命為九等此謂三命者以在此間族黨者言之也一命齒於鄉里是為下士者與鄉里之賓同列而以年相次也則在鄉里者不以爵先齒矣再命齒于父族是為中士者與父兄之族同列而以年相次也則在宗族者





冕服	賓禮	山澤	和難	齒德
學校	禮命	園遊	昏禮	遷邑
祭樂	瑞節	制祿	市治	社稷
樂舞	禮樂	祭祀	水利	教胥
詩樂	天府	郊廟	重農	諫官

黃太倉  
珍

禮經會元第三卷

宋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石食實封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

齒德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古之教者習鄉尚齒故黨正屬五百家之民因十二月之蜡以鄉飲酒之禮而行於黨序之學教之以尊長敬老而孝弟之道行焉一命受職下士也再命受服中士也三命受位上士也命為九等此謂三命者以在比閭族黨者言之也一命齒於鄉里是為下士者與鄉里之賓同列而以年相次也則在鄉里者不以爵先齒矣再命齒于父族是為中士者與父兄之族同列而以年相次也則在宗族者

國

禮



不以爵先齒矣。三命不爵是為上士者其爵稍尊故特設席於尊東而不與同族者相次也。則齒自齒爵自爵而不相踰矣。故祭義亦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若夫族有七十者則其年為尊雖有三命者亦不敢先之則依然貴親尚齒矣。以此見周人親親貴貴尚爵尚齒蓋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周人必以是禮而寓之於鄉飲者以民之素習於學也。鄉飲酒之禮行而尊長敬老之教立民知尊長敬老而後能入孝弟入孝弟出尊長敬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子安也。故司徒以陽禮教讓者教以此也。鄉大夫以禮禮賓與者禮以此也。黨正掌教飲酒禮事者掌以此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雖然鄉飲之禮司徒黨正固教之也。鄉大夫必三年而始一行先

王謂此禮之不可疏也。故命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蜡之日乃大會民而飲酒而寓是教焉。夫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張百物而索饗之以報八神之有功於農也。蜡祭之日天子且以黃冠野服而與田夫野老相周旋於俎豆之間。籥章曰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吹豳頌者告農功之成也。擊土鼓者存古樂之本也。息老物者當物之既成勞農以休息之也。吹豳擊鼓與民休息其浹洽之意何如哉。故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今黨正以此禮而行於黨序其相接之意可知也。行鄉飲之禮而尚齒以見先王之節民以禮行鄉飲之禮而祭蜡又見先王之漸民以仁

遷邑



易曰安土厚乎仁故能愛先王必使民安其土而不失其本心之仁則有相親相愛之意是以大司徒令民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族使相葬黨使相抹州使相賙鄉使相賓此皆使民安土而厚乎仁也族師所謂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比長所謂相愛相和親有罪奇衰則相及皆此意也故孟子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亦足見成周井牧之內鄉閭之中無非安土厚仁之民也今考之比長有曰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邦為之旌節而行之遂之隣長亦曰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胡為而聽其遷徙也蓋司空量地制邑度地居民雖曰地邑居民必參相得然而生齒日以繁餘夫日以衍必有不便其居者不從其

徙則將何所容哉漢人議徙寬大地者聽之唐人自狹鄉徙寬鄉者聽之亦此意也然徙國中及郊也必有所授而後徙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而後行無授無節則是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則必有呵問如掌節所謂無節者有幾則不達而以園土內之使與罷民之不能為善不畧作勞者相聚爾如此則周人雖曰聽民遷徙亦言徒聽其自為去就邪蓋嘗因是而考之王制有曰司徒命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既移之郊又移之遂古人所以移民者以其不帥教故也至如廩人之移民就穀士師之移民通財亦以其凶荒相賙而誓為遷徙爾成周之重民遷徙如此豈有輕棄家室離墳墓舍兄弟師儒朋友之聯而轉徙他鄉者



哉後世不明此意至有遷五姓大族實關中者有徙河南四十萬戶以實邊者其安土重遷之心誰獨無之上之人亦奚忍為此與抑又觀之周之於民固未嘗聽其輕徙至於國都之遷尤為事大體重周公豈慮不及此邪在太卜則曰國大遷則貞龜言上遷也在太史則大遷國抱法以前言營國也然小司寇之職掌分朝之改國遷國事與國危立君二事並舉必致萬民於外朝而詢問焉誠以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不獲已而有徙都改邑之事誰獨無安土重遷之心進而問之必民有所樂而後可是非以國遷而實以民遷也昔商自契至湯八遷又至盤庚五遷惟視民利用遷爾苟有不率必登道而胥告之未始強其行也邾之遷繹晉之遷新田亦惟民之是利况聖人舉事之審乎

觀周人之重民遷必官有所授而後行有以見官民之相統觀周人之重國遷必民有所詢而後行有以見君民之相孚

### 社稷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在宗廟有國則有社稷矣古者立君則曰奉社稷取女則曰共社稷死國則曰死社稷去國則曰去社稷社稷之重亦明矣是故大司徒辨制邦國都鄙之畿疆而首設社稷之壇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封人掌設王之社壇而樹之凡封國則必設社稷之壇造都邑亦如之以此見王畿都鄙邦國比皆有社稷矣鄭康成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此社稷之神然也大宗伯則以血



祭祭社稷小宗伯大哉類社稷則為位舞師帥舞社稷之祭祀  
太祝國有六故天裁則彊祀社稷禱祠小子則掌珥于社稷凡  
所用事於社稷者豈非以其與天時相為體咎歟喪祝則掌勝  
國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士師則祭勝國之社稷而為之尸  
是亡國之社稷亦存矣古人崇重社稷如此豈非以其與國祚  
相為存亡歟故載芟之詩曰春祈社稷也良耜之詩曰秋報社  
稷也豈非以其與歲事相為豐耗歟然古者之奉社稷犧牲必  
成塗盛必潔苟有旱乾水溢之災則變置社稷說者謂湯伐桀  
時旱明牲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棄代之谷遷句  
龍以無可繼者於是故止果如是說則社稷可以變置其神乎  
曰此即太宰祭祀馭神之意也蓋聖人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水旱為沴故社稷不享矣故變置者  
變易其祭祀之禮而已豈與社稷之神而改易之歟湯之遷柱  
祀棄也以棄之功大於柱也非以旱而遷也且湯既放桀欲遷  
夏社猶以為不可勝國之社猶不可遷則必無遷句龍之意句  
龍不遷則遷柱祀棄者必不以旱遷之矣漢人除秦社稷立漢  
社稷豈識周存勝國社稷之意乎抑嘗以封人考之曰掌設王  
之社壝而不言稷鄭康成謂社稷之細也若是則周人果重社  
而輕稷乎后稷周之先祖殷人祀之以為稷周之子孫尤宜加  
敬今考之周禮宗伯師甸則用牲于社太祝大師則宜于社大  
會同則宜于社小祝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  
禽以祭社大司寇大軍旅則涖戮于社類皆言社而不言稷蓋



以稷司稼穡之事。非師旅田役殺伐之事。可浼也。周人祖以后稷而郊祀之。以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非社事配地之所得比也。觀封人言設王社而不言稷。又以見周人尊祖重農之意歟。

### 教胄

國子之教尚矣。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教之以直。寬剛簡相濟之。和猶周人樂德之教也。教之以詩歌聲律。克諧之倫。猶周人樂舞樂語之教也。虞則合而為一。周則分而為二。屬之教官。禮官教官。師氏則教以三德三行。保氏則教以六藝六儀。禮官大司樂則教以樂德樂語樂師則教以小舞大胥則致諸子合舞合聲。小胥則徵令學士而比之。頽其不敬者。撻其怠慢者。若是則

成周國子之教尤詳於虞矣。然分而為二者。蓋師氏保氏教國子之在宿衛者。大司樂樂師等官教國子之在學校者。隨其所。在而皆有教焉。至如夏官之屬有諸子者。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亦國子之教。何以在夏官之列。蓋所謂國子者。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諸子所掌。乃國子之倅。倅貳也。既非師氏宿衛之貴游。又非大胥學士之版藉。故使諸子教之。莫義所謂庶子是也。教國子而不遺庶子。是成周教胄之法。為尤詳。今觀師氏曰三德而不曰六德。曰三行而不曰六行。保氏既教以六藝。又加以六儀。與司徒三物不同。以其貴游子弟與六鄉之民異。故其節目有詳畧之殊。然其為教則一也。又觀大司樂曰教樂德曰



教樂語曰教樂舞雖其為名不同然皆德行道藝事物也教以樂者以樂之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身此與虞之典樂教胥子王制之樂正教適子者同意也然教國子皆曰教而保民獨曰養國子以道道也者又非口舌之所能喻也以之養其心則三者之教始可得而施焉此又與司徒言鄉三物教民而不言道同意也不惟是爾師氏曰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中者教之以為法失者教之以為戒如此則達之於政事然後可以蒞臨政矣周人之於國子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至則其任之也重蓋以公卿大夫之子席父兄之寵秦宮闈之安未雖襁褓已列搢紳不限才愚槩居祿位恬恃世祿則鮮克由禮示學牆面則泣事惟煩苟無教養之素以變化其氣質而保其正

德性將何以責其有中和孝友之行有興道諷誦之文動容未必中乎禮節奏未必比於樂與時蒞官臨民而欲授之以政使之皆達其可得乎此周人所以詳於教國子也當成王時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伋齊太公之子伋皆事成王他日皆為顯諸侯此非國子之驗也鄭氏嘗攷之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二者充世子所賴以成德者也今師保氏自詔王燬諫王惡之外惟及國子而不及世子鄭康成乃曰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舉君臣父子長幼之道鄭氏母亦因禮記之說而為是言歟古人必使世子齒於學者欲使之知所齒遜也今周禮不言世子齒於司樂成均之學惟曰合國



之子弟教焉。又不言世子齒於師保行藝之教。惟曰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何以知其世子亦齒也。愚按文王世子周公之相成王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然則師保等官不言教世子之法。意者亦抗世子法於國子使之與世子居。乃其所以爲教與。又按夏官諸子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國子之於世子。蓋相與周旋者也。况周人所以共養世子者。固與王后同其禮。然獨膳夫之正膳。不會如苑人酒正外府司裘等官。只曰惟王及后不會。則是世子之膳。禽飲酒裘服皆會矣。其所以遏嗜慾而防縱侈者。又素有道也。周人之教世子。初豈一人一日之積哉。自漢以來設官訓儲。如師傅家人之屬。職非

不備。至於國子之教。缺然不聞。是以子弟率多驕。職此之由。求其所以訓儲者。非學術數則通賓客爾。周人師喻以德。保訓以道之意。安在哉。至唐有師傅。有諭德。有侍讀。太子之官屬。侈矣。有祭酒。有司業。有監丞。國子之學。官備矣。然太子自太子。國子自國子。一傳而衆。咻一暴而十寒。其於養成儲德。未聞有補也。魯不思古人以大樂正造士。而王之太子。羣后之元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夫國之俊選者。皆造焉。今日之與國子相遜者。異日將君我也。今日之與世子相齒者。異日將臣我也。則其相與周旋。相與揖讓。其見聞移養之助。甚弘矣。愚故曰。欲教世子當自教國子始。

諫官



周官三百六十屬分職聯事可謂纖悉而獨諫諍一職缺然而  
不詳僅一師氏掌以媢詔王一保氏掌諫王惡一語而已昔召  
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今之師保固非周之師保也周公以三  
公之師保不必備乃設爲師保二氏而以中大夫下大夫二人  
爲之其職甚重其任甚重意者言責之所由係也然師氏諭王  
以德故曰以媢詔王不知所詔者何媢保氏訓王以道故曰諫  
王惡不知所諫者何惡夫陳善而閉邪順美而救惡此臣子職  
分之所當然也然既謂之師保詔之以媢諫之以惡不過一言  
自教國子之外則師隸而守王門帥屬而守王闈而已其餘則  
祭祀賓客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而已其於拾遺補  
闕繩愆糾繆之事殆若有不屑焉愚以二官考之則皆守衛王

宮者也其教國子以德而養國子以道者亦皆守衛之人居王  
之左右前後備王之顧問應對蓋以循誘其善於嘿嘿之中而  
何以昌言爲哉若格其非於宴寔之中而何以顯諫爲哉然其  
師氏之教國子以德者乃其詔王媢也保氏之養國子以道者  
乃其諫王惡也然師氏專詔以媢保氏專諫其惡是師氏之職  
尤重焉蓋必有師氏則養於其先而保氏特正救於其後而已  
是以書言師氏必儕於虎賁綴衣之列詩言師氏而伍於膳夫  
趣馬之行但言師氏而不言保氏者誠以出入起居侍御僕從  
之時在王所而與爲善者師氏之功居多也一或有過則保氏  
從而正救之故曰掌諫王惡一言而已豈必如後世之以諫名  
官邪又况周之設官分職平時之詔王爲治者不一人也豈



則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天府則詔  
王察群吏之治廩人則詔王殺國用太史闕月則詔王居門小  
吏則詔王忌諱內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  
法儀長幼尊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之時是不  
特一師氏詔王而已也以至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  
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  
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苟有過惡豈有不得聞者哉是又不  
特一保氏諫王而已是故警誦詩諫則警聵之官得言矣士傳  
言諫則士師之官得言矣商旅市議則司市之官得言矣獸臣  
有箴則山虞之官得言矣巷伯傷讒則寺人有言矣揚觶飲酒  
則膳夫有言矣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雖至春秋此意

未泯則先王盛時所以養敢言之氣而開直言之路其氣象何  
如哉自漢武置諫大夫專掌議論於是乎有諫官之名然周有  
司諫一官特以糾民而已保氏雖曰諫王而未嘗以諫名官何  
漢人之示天下以狹也鄭昌訟寬饒則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  
不言鮑宣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夫職在諫  
諍而後得以言事非諫諍而言事寧不越職乎愚故始疑周人  
之不設諫官而終喜周人諫諍之路廣始喜漢人之專設諫官  
而終咎漢人諫諍之路狹

### 和難

復讎之說漢唐儒者多駁之至伊洛門人亦惑之五峯胡氏三  
山林氏則疑之尤甚然皆以復讎為言不知周人設官謂之和



難難者猶災眚之謂也民有眚災過爾故從而諧和之以調人一職而繼於司諫司牧之後正以消弭其仇怨之風而養成其渾厚之俗也今以其職攷之曰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謂之過者是以過誤殺傷此在秋官司刺有過失之人皆在所宥也先王重民物之命固不忍見其殺傷然亦憫其過誤之至此故有調人以百姓成之平亭其怨而和解之成以百姓衆勸之而可以已也不然則聽民之相殺相復豈先王之所樂聞歟又曰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曰怒者是其忠怒相鬪此在地官司愆有鬪踴之人皆在所禁也先王動鄉閭之義必使之相親相愛豈能容其忿鬪之至此故有調人爲兩家成之不從者書之先動者誅之先動而誅

則民畏之而不敢爭也不然則聽民之相忿相鬪豈先王之所能容忍歟然鬪忿者難之細也成之可也君父兄弟師長主友有被人誤殺傷者成之而使勿復得無傷臣子僚友之義乎是故調人又有和難之說而使之相辟君父之讎則辟於海外以其有不共戴天之怨也兄弟師友之讎則辟之千里之外以其有不及兵之怨也從父兄弟主友之讎則辟之不同國以其有不可同國之嫌也或曰親之讎辟海外則可也君有被殺亦可辟乎君蓋謂凡爲君長者如春秋之出奔可也若天王之讎則亂臣賊子無可辟之地矣或又曰君父兄弟有讎可也師長主友亦有讎乎蓋師以賢得民長以貴得民主以利得民友以任得民此九兩之所懸緩者爲僚友者豈可忘報乎凡此皆因過



誤而致殺傷者在唐虞則有宥過無大責災肆赦之例在成周則有青災極辜時不可殺之例雖曰赦之聖人恐傷其臣子僚友之義必使之辟而後可以無讎辟諸海外猶近諸四夷也辟之千里與不同國猶屏諸遠方也趙商問鄭康成曰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之復讎非臣此何為而然鄭氏曰仇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否乎此說是也如何而不肯辟則是不從王命也故與之以典瑞穀圭和難之瑞節而使得以自執之故朝士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是也若夫凡殺人者不書于士而自友殺之彼固有殺人之罪此亦有專殺之非故又使邦國交讎之是皆不可容於其國而使之交相辟也然或者有非過誤殺人以其人

之有罪惡而殺之合義者如朝士所謂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之類是也彼被殺者豈無子孫有報復之心然其人罪在可殺雖不以告官而殺之而其義則非可讎也故惟辟之不同國爾使之不得以為讎讎之則死是不容其子孫之得相復也群攷其官無非講解其難而聞道其和使之不得胥戕胥虐其調伏人心涵養風俗亦厚矣故調人曰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官名曰調民難曰諧其意明甚儒者尚何疑乎或者則曰如周禮之說則皆無讎可復矣而記禮者胡為而有居父母之仇弗與共天下居昆弟之仇弗與同國居從父母兄弟之仇主人能則執兵以陪其後又胡為而有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弗反兵交友之讎不同國日記禮之言子孫復讎之心



也周禮之言國家和難之法也為人子孫誠不可忘復讎之義而先王立法絡不忍鬪怨鬪之門和而辟之則復讎之怨可以釋不辟而執之則復讎之義可以伸先王亦何嘗盡禁孝子順孫之復讎哉不然魯莊不能報齊之仇春秋何以深咎之也

昏禮

嘗讀三山林氏辨以為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亂人倫之本開淫恣之門莫此為甚初亦竊以為疑徐而思之詩三百篇首以夫婦為本天桃周南詩也美其男女以正昏姻以詩標有梅召南詩也美其男女得以及時野麇一詩雖當亂世而被文王之化則猶惡無禮蠅螬一詩雖以亡國而被文王之化則亦耻淫奔豈以成周盛時周公制禮而有奔者不禁

事乎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讀周禮者亦然蓋古者昏禮必問名必納采必請期必親迎必得六禮之備而後行誠以婚姻人倫之大嘉禮之重者也春官宗伯以婚禮親成男女地官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遠人以樂昏擾氓皆重昏也豈於媒氏而獨不致謹乎每歲孟春乃謂男女而行昏娶之禮此常禮也然昏娶非必盡以仲春行禮蓋媒氏以是月而令會也此正有女懷春之時也詩人三星在天之詠正謂是爾於是時也苟有故不得行昏禮則有不待禮而行者此謂之奔奔非鑽穴相窺踰墻相從之謂也特以其凶荒札喪而不得備其禮爾有不待親迎而行爾豈若桑中之所謂奔乎故下文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罪之是其無凶荒札喪之變有不待禮而相



奔者則有罰也。按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七曰青禮。十曰多昏。蓋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故下文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三十而未娶二十而未嫁者。皆因其有故而會之也。則夫仲春之月。苟有故而奔者。雖不禁之。不亦可乎。林氏又曰。天下之大產子者。不知其幾。一日之間。嫁娶者。不知其幾。媒氏皆書之。得乎不思。周人六鄉。則有比閭族黨之聯。六遂則有鄰里鄩鄙之聯。民自生齒之上。皆書其數。媒氏一官在鄉官之後。豈有不可得而書邪。媒氏之會男女。特因其年齒之書。以仲春出。今于六鄉六遂之中。使之會合。男女各以類作。合爾。故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今之於民。而非媒氏一一為之判合也。不然。

則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爾豈能家至而戶曉之邪。然而古之嫁女娶妻。入幣無過五兩。則是昏姻之禮。雖詳而嫁娶之儀實畧也。畧其儀而詳其禮。此昏姻之所以及時。而男女之所以得正歟。若夫男女之有陰訟。必昏姻之有不得正者。故聽之于勝國之社。鄭氏謂不當宣露其罪非也。愚觀行露聽訟。召南美之大車。不能聽訟。則刺詩作矣。豈亦不當宣露邪。然則聽于勝國之社者。蓋以昏姻不正。喪國亡家之事故。聽于亡國之社。以示戒焉。觀此則先王正夫婦為風天下之本。亦可見矣。

### 市治

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貨也。太宰阜財之職。而與農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與稼穡同頒。誠以食足貨通。



而後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後市內宰建國則  
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賈而阜財也然而王后有陰陽之  
別朝市有義利之分古人先義而後利則市之治教刑政重度  
法令之設豈無以權衡劑量於其間邪司市為市官之長故其  
政令為詳賈人則掌質劑即司市之結信也廛人則掌斂布即  
司是之行市也胥師則掌憲刑禁即司市之禁偽也賈師則掌均  
市價即司市之成賈也司廛則掌搏其亂市者即司市之禁越  
也司稽則搏其犯禁者即司市之去盜也胥則執鞭度以守門  
肆長則陳貨賄以分肆即司市之執鞭平肆也至於泉府一官  
乃斂滯貨以利商貨喪祭以利民即司市之同貨斂賒也其餘  
司門司關掌節等官皆同商賈之往來察貨賄之出入與夫征

禁符節之事亦即司市之通貨賄以重節出入者也然攷其治  
市之政大要有三。一曰均通利。二曰禁爭利。三曰二起利朝  
時而市商賈為主以其市貨之多而可賣價也日趨而市百族  
為主以其家貨所出而得賣賈也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以  
其資商賈百族之貨而得夕賣也此豈非通民之利而必使均  
乎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市非遊觀之地而國君過焉必有所規  
於民君尊而不可行罰故使之赦刑人而施惠以為悅也夫人  
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幣命夫罰蓋命婦罰惟以過  
市而必有罰况敢與民為市邪此豈非爭民之利而必有禁乎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有二此禁偽而除  
詐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無害者使正



靡者使微以禁物靡而均市也。又豈非民趨末利而必有抑之者乎。昔者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百物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市之所由作也。而聖人必先之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毋亦曰生財有大道，國當以義為利，不當以利為利。與或者則曰：孟子嘗謂市廛而不征，又曰：關市譏而不征。今考之，廛人有市，紬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之斂，泉府曰：掌市之征，布司門曰：譏出入不物者，征其貨。賄司關曰：司貨賄，出入與其征，廛是市廛，門關有征矣。說無多，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政，姑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公始增其制，豈其然乎。不知先王之制，既稅其物，則必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必不稅其物。二者通融而行，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是也。至

司門義出入不物者，正其也。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則司市為飾之禁也。輕則征重則舉，不亦宜乎。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亦其犯偽飾之禁而不敢從關出入者，輕則出征，廛之稅重則行舉沒之罰，亦宜也。初言於商賈之常物，既征之於市廛，又征之於門關乎。後人不明此意，徒見周人有市廛，門關之征，遂以四者合取而並行之，商賈之亦重困矣。故戰國之時，亦有知其非義而請輕之。此所以發二四之論也。故必有開關離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如劉歆之輔王莽，開五均設六賈，長安洛陽邯鄲臨晉宛成，都諸是皆三五均商市，錢府官列肆，三謂舍皆有征，其下豈然。又其弊矣。後漢王金陵亦以同禮為新



法其言尤甚。然布之而為房廊錢，屢布之而為白地錢。實布之而為拾罰錢。總布之而為不係行錢。有如鄭侯奏議所謂召水給髮擔為提余。宜有先行效一屢人之法。而遺言至此。同法宗如是邪。又况市易置務而謂周人之司市以召嘉問為。以官倍克細民。聚歛甚內。幣出錢數百萬。以為本。遣人於。向諸處市貨。以屢商旅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唐人置疾。元同意。尔是。豈司市之法哉。不特此尔。小府一官。以屢人所歛。而收其不售滯用之貨。以其價賈之。故商賈之民。不至夫利。所以利商民也。物捐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因祭祀喪紀之費。賒而貸者。則亦授之。所以利居民也。恐其不時。而買者。倉粟民乘息。而牟利。則必從其所抵根。同而後予之。又恐其賒而。左。嘉。

民不急而妄用。則必與其有司辯認。而後授之。所以防姦民也。若夫賒而買者。則有期而取償。祭祀無過旬月。喪紀無過三月。以責其必償也。或有稱貸。而至久者。則以國服為之息。謂以國事之所出之稅為息。如載師園廩三十而一。近郊十一之類。是也。賒則有期。以取償。而民不至於泛賒。貸則有稅。以為息。而民不至於妄貸。久所以謹民財也。蓋泉府所歛之財。民財也。以其財而濟民。急宜也。此又旅師之聚糶。粟屋粟間。粟乃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與。稽施其惠。散其財。春頒而秋歛之。蓋旅師所聚之粟。民粟也。以其粟而極民艱。亦宜也。頒之以春。則民有以濟其乏。而穀不至於騰踊。歛之以秋。當粒米狼戾之時。而不至於太賤。傷農。頒之。平者。欲其惠利之均也。然旅師不取其息。而泉府。



則收其息以貨與粟不同也。鄭康成何据而謂旅師以國服為息。豈有以粟貸民而可以取息乎。劉歆謂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遂使王莽下開賒貸之詔月取錢三百為害極矣。王金陵又誤此意乃立青苗之法春放十千半年則出息二千秋再放十千終又出息二千歲息四千是故周官一倍而乃以國服為息藉口青苗之貸不問其欲否而槩予之謂為旅師之平頒不計其遠近而強責之謂為泉府之賒貸假忠厚之法以行侵漁之私切賙恤之名以濟割剝之害哀哉。

### 水利

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蓋井邑定田畝之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之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互文以見義。亦按匠人為溝洫與遂人之名本同。鄭康成雜以司馬法丘甸旁加里數以治溝洫之說所以紛紛。今以周禮為定遂人曰夫間有遂言一夫百畝之田必有遂匠人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其言十畝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此一夫之遂是也。遂人曰十夫有溝井方一里田九百畝此言十夫舉成數也。十夫千畝之田必有溝匠人曰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是也。遂人曰百夫



有澮言十里萬畝之田必有澮匠人曰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是也遂人曰千夫有澮言百里十萬畝之田必有澮匠人曰百里為成成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也遂人曰萬克不川言千里百萬畝之田必有川匠人曰專達於川是也遂人言千里之地故及萬夫匠人言百里之治故止一同尔大率十遂而通一溝十溝而通一澮十澮而通一澮十澮而通大川周田百畝之間水溢則可以洩害旱乾則可以儲利無溝恤其何以為井田乎既為遂溝澮澮川以備灌溉又為徑澮途澮路以通往來謂之以達于畿則通鄉遂比日然也不惟鄉遂為然按司險掌九州之圖設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五溝言遂溝澮澮川也五涂謂徑澮澮道路也以此見溝澮之制通九州皆

然也然遂人特言溝澮之制云尔而稻人一官又教民以作田興水之法焉以猪畜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欲流通也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防泛溢也天時之乾溢不常而地利之猪寫有節此其所以無所恃以无恐歟此歲事之所以屢豐歟或曰先王井天下之田必以天下之水溝澮澮遂之通於川當无地不然也何至秦漢而鄭白猶得以善二渠之名豈周人遂人之法不通天下而水利猶有所遺歟大抵井田與溝澮通行秦人廢井田則與溝澮俱壞矣鄭白雖能興二渠以廣灌溉之利而溝澮之制已不復古一方雖蒙其利而能為天下興利者幾何人哉井田之法既壞溝澮之利不行吾恐天下不能皆鄭白也



重農

周人以農立國自后稷以來稼穡有教今觀周禮而知周公稼穡之教為甚詳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須一曰稼穡其重農之意可知矣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與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濕墳壚辨壤糞也稻人掌其水之畜止均瀉防旱潦也一稼穡之教司徒既教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之趣鄰長既趣之里宰又趣之一種陸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稼又辨之一熾惡之地旅師既等之土均又均之用力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出屋粟懼其游惰而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憂其舍本而趨末也甸師何預於農而帥屬以耕王籍所以勸天下之力

田內宰何關於農而帥宮以獻王種所以示天下之重穀嘗之日預卜來歲之芟而為田業荒蕪之慮社之日預卜未歲之稼而為旱乾水溢之備其始也於田祖而祈年以祈農事其終也享百神而祭蜡以報農功凡有可以佐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而勸導之且以成周盛時天下之田皆井矣天下之民皆農矣有田可耕何患其不耕有土可稼何患其不稼而周公必為之織悉區畫者蓋以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之天農不耕則失業食不給則傷生既思所以厚其生又思所以利其用既思所以興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先王拳拳重農之意如此百姓豈有不從事耒耜而服勤田畝哉是故周詩有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民則有先公後私之意駮發示私終三十畝在君則有先



私後公之心。君民上下皆相勉以農力。不啻如父兄子弟。則其  
農蓋有不待勸矣。吁。先王有田以授民。且為之區畫。如此後世  
民有欲耕而無田者。上之人乃坐視而不恤。所謂勸農者。足不  
至田。畝口不問菽麥。當春一游。不過應故事而已。豈真有重農  
之意哉。雖然。周人雖曰重農。而實以士待農。而不以農待農也。  
六鄉六遂之民。皆授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實與遂大  
夫三歲大比之。興賦皆於鄉遂中得之。耕則為井邑之農。文子則  
游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間族之書。故教之以稼  
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數穀數  
之。登必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言能書之。登  
亦拜而授之。藏于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士藏於農。則其待農

亦猶士乎。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即前日  
穫稻之夫髦士之烝。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  
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以為良法歟。

山澤

昔晏子謂齊侯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蒲葦。舟鮫守之。數  
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征。逼  
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疾。夫婦皆詈。晏子之為是言也。  
是知山澤之利。先王未嘗不與民共之也。晉人謀去故絳。諸大  
夫皆曰。必居郇。豈民之地。沃饒而近。於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  
林藪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伏近寶。公室乃奢。獻子之為是言。



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以來未嘗禁民自取之也是故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州山川澤數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害自有司與侯國共者則命山師辨其名而頒之使致其珍異之貢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頒以山澤之利者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先王於畿外山澤尚為之纖悉區畫而况畿內之山澤乎大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博也不公其財則是山海天地之威而為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不為之禁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爭山澤之利亦不縱民趨山澤之利是以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五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則是官

不得私也至地官之屬則有山虞令萬民以時斬材澤虞頒其餘於萬民田獵者得以授迹人之令取金石玉錫者得以受非人之圖羽翮齒角之物皆山澤之農所得取絺絺草貢之材皆山澤之農所得為以至染草灰炭疏材互蜃之物皆山澤之民所得有也此之謂與民共財既而太宰又以九賦斂財賄而五曰山澤之賦則是民不得擅也至地官之屬山虞則掌山林而為守禁林衡則掌巡林麓之禁令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澤虞則掌國澤而為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時執犯禁者而誅罰之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為厲禁而守之非人則掌金石之地為厲禁而守之齒角羽翮以當邦賦則角人羽人斂之絺紵草材以當邦賦則掌葛斂之以至掌炭掌漆草掌茶掌蜃之



屬無不以時而徵其物也。此之謂禁民趨利。蓋古者鄉遂之民皆為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為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為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為業。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農必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趨利以逐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而無游民歟。自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而管仲對以惟管山海為可耳。於是鹽筴之利始為侯國之私，而先王與民共財之意失矣。此山澤之一變也。漢人以山澤租稅共奉養歸之少府，若私之也。然賦雖居上利，猶在民。至吳王國處東南，得以招集亡命，鑄山煮海以富其國，遂至劫盜而先王禁民趨利之意又失矣。此山澤之再變也。迨失強南上八治如孔，僅咸陽者出乃盡取天下郡縣鹽鐵之利，韓歸公上立孔不遺。於是山澤之賦皆變為權利矣。此山澤之三變也。自時厥後，邦計惟鹽鐵之是資，國命惟鹽鐵之是議。吁，周人山澤之賦果有所謂鹽鐵者乎。

園遊

苑園遊觀之戒。古人常凜凜於此，淫樂遊逸舜無是也，而戒刑焉。外作禽荒禹無是也，而訓作鳥。恒于遊畋湯無是也，而常以是相儆焉。盤于游田文王無是也，而每以是自防焉。觀古人以遊田逸樂為戒，則必不為苑囿之美，遊觀之麗矣。嘗讀詩至靈臺有曰：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則文王之有囿，明矣。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孟子曰：於傳有之。孟子雖不盡信。



其有而亦未嘗言其無也文王罔敢盤于遊田胡為而為靈園  
 之作蓋遊田不可盤而苑圃亦不可無也遊觀之心天理之所  
 必有人情之所不能無循理而不流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  
 縱情而不返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古人為苑圃遊觀之地  
 固非縱情而滅其天亦惟循理而盡其性焉耳周禮園人一官  
 掌園遊以牧百獸鄭氏謂園若漢之苑遊為離宮養獸以宴樂  
 視之如漢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馬嘗觀周  
 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必曰尔其無淫無逸于游于田今設園遊  
 以為宴樂之玩安能禁成土之逸遊也哉蓋以一人而尊居萬  
 乘富有四海安能盡絕其逸遊之樂使之坐受束縛如牛馬然  
 財用固有節不能盡禁其玩好膳羞固有常不能盡徹其珍異

服器固有制而亦不能盡絕其瓊襲宮室固有度而亦不能盡  
 塞其園遊如必使之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  
 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於為君也一旦人  
 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壑一開隄防一決則將奔  
 突橫流而不可禦將有盤遊無度而為有洛之畋流連無厭而  
 為瓊臺之觀豈特園遊而已哉然周公之設園遊也惟以刑者  
 守之如闔人所謂每門四人園遊亦如之是也以刑者而守園  
 則天子不近刑人而刑者亦不能從王而為馳逐禽獸之事矣  
 園人以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為之其徒有八下人所以牧百獸  
 也賓客喪祭則共其獸物而已雖名園遊而無一語及宴遊之  
 事觀夏官小臣王燕出入則前驅鄭氏謂若今遊觀於苑是成



王未嘗不為遊觀也而小臣以太僕之屬為之前驅又豈有馳逐禽獸之事哉鄭氏以圃比漢苑以遊比漢官以獸比漢獸則周之制果有如漢之麗者吾恐後人因之苑圃未必無增而先有繫兔伐狐之習池藥未必能罷而必有射熊布騎之獵矣觀周公之作周禮其言園遊也止於牧獸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樂而示之以制度之儉觀鄭氏之註周禮其言園遊也比之離宮適所以開人君人欲之縱而道守之以制度之奢

制祿

比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如何孟子告以其詳不可得聞則是周人制祿之法至戰國無存矣考之周禮周官三百六十當有祿秩多寡之制內史掌王制祿則其為之以方出之是祿秩必有定數也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鄭氏以為王班祿則是祿秩之制內史替之而司祿班之夫周人法天地四時以建官定三百六十以分屬至於祿秩之掌亦必以天之司祿而命官既法天以建官復體天以制祿今司祿之官獨缺何也意者周人班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遂缺而不復傳歟然司祿之言雖缺而散見於他書者尚可得而考也大抵古者賦祿以田公卿大夫有功德者皆有采地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是也其未有采地者必有圭田如載師之士田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三公之田視諸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孟子亦同此分田制祿之等然也以是推之則周人班祿之意可知

定數也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鄭氏以為王班祿則是祿秩之制內史替之而司祿班之夫周人法天地四時以建官定三百六十以分屬至於祿秩之掌亦必以天之司祿而命官既法天以建官復體天以制祿今司祿之官獨缺何也意者周人班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遂缺而不復傳歟然司祿之言雖缺而散見於他書者尚可得而考也大抵古者賦祿以田公卿大夫有功德者皆有采地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是也其未有采地者必有圭田如載師之士田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三公之田視諸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孟子亦同此分田制祿之等然也以是推之則周人班祿之意可知



矣其不可以受田者則有稍食。王宮之宿衛則宮正均其稍食。后宮之人民則內宰均其稍食。至於士庶子及眾庶在外之守城郭溝池者則掌固均其稍食。馭夫圉師府史之吏在宮中者則校人等其稍食。內外朝官吏治文書者則稿人共其冗食。若此者所須有常數。所給有定自。其祿秩則出於廩人之所藏。以待匪頒。賜稍食者司祿取之於此而頒之於宮正。內宰等官使之相均給。與夫周人之班祿必使司祿班之使宮正。內宰等官自給之不獨社官吏之侵欺。而且有以養士大夫之廉取。今世班祿有所謂打請。有所謂養秀。盡聚在糧料院。而使士大夫自請。甚非養廉耻之意。伊川所以在講筵不請俸。只緣不免持狀而請。豈有庖人繼肉。廩人繼粟之意哉。或者則曰。公卿

大夫分田制祿可也。庶人在官者不帝。萬數不知以何賦祿之。按王制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待其耕者。耕者所獲如上。農夫食九人。至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王畿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公田什一之稅。豈不足以祿庶人在官者哉。雖然。祿不苟班。食不苟制。司士一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必有其功而後可以制其祿。必任其事而後可以食其祿。無功而受祿。不事而食。亦周官之所不容也。是故官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內宰歲終則會其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則均其稍食。施其功事。豈有食浮於事者邪。不惟是。凡醫師歲終則稽其事以制其食。稟人則乘其事而上下其食。一鑿工之微。且必求其事之與食。



相副則三百六十官之屬豈有功忝於祿者耶審乎此則司祿之官雖闕而班祿之意可得而言矣

### 祭祀

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郊祀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天之昨君實為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商辛惟不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此天之所以致罰于商而武王之所以數罪于受也周公繼志述事敢不致孝于鬼神也哉周禮一書所以言祭祀之禮甚詳也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五禮異用而首以吉禮居其先此正虞朝秩宗典朕三禮之意然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九貢致邦用一曰祀貢以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

之式以祭祀居其首而以式法均其財豈無典禮等級之辨哉夫祭莫大於郊丘莫尊於宗廟其次社稷其次山川百神於是乎有禋祀實柴禋燎之禮以祀天神有血祭醴沈醢辜之禮以祭地示有肆獻裸饋食祠禴嘗蒸之禮以享人鬼天神地祈之祭一歲間舉而宗廟人鬼之享四時特詳此周禮尤詳於廟享之禮也且先王致嚴於祭祀者惟曰犧牲曰粢盛曰豆籩曰尊彝曰珪幣而已今以周禮考之太宰贊玉牲司徒奉牛牲宗伯省牲鑊司馬奉馬牲司寇奉犬牲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肆師則典犧牲繫于職人牧人牧牲牛人共牛羊人掌羊大人掌犬雞人掌雞射人替射牲封人歌舞牲太祝則辨牲號此嚴於犧牲之奉然也甸師則堂主籍共粢盛內世婦則帥女宮為



禮記卷之三十一  
十七  
為粢盛外世婦則帥六宮共粢盛廩人則掌神倉之穀以共接  
盛春人則掌米物共粢盛饌人掌凡祭祀共盛小宗伯則辨六  
齋之名物肆師則表粢盛太祝則辨粢號此嚴於粢盛之奉然  
也遘人則掌四遘之實醢人則掌四豆之實內宗則掌宗廟加  
豆遘外宗廟佐王后薦胙豆遘此則陳豆遘之禮然也酒正以  
法共王齊三酒以實八尊司尊彝則掌六尊六彝鬱人和鬱望  
人共望此則陳尊彝之禮然也太宰小宰則宰玉幣大宗伯則  
作玉器奉玉齋肆師則用牲幣此瑞則奉玉器天府則陳寶玉  
太祝則辨幣號此則奉珪幣之禮然也蓋人君之所以奉承祭  
祀犧牲必成粢盛必潔和氣美羹之必陳嘉玉量幣之必備不  
如是不足以致誠敬焉耳其他如司服辨王之吉服幕人共帷

幕幄帟掌次張邸帟案司几筵設祀先王胙席無非整肅乎祭  
祀之美修飾乎祭祀之容亦可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矣然  
古人所以交於神明初非繫文繹儀而已鉶羹之共而太羹之  
設散鹽之共而苦鹽之尚醴酒之陳而玄酒之貴畫布之帟而  
䟽布之用無非貴本反始未嘗貴滋味而美多品也然則交於  
神明者其必有道乎按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祗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祗三變  
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祗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行之祗五變而致  
介物及土祗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六變則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八變則地祈皆出可得而禮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物  
何所致而鬼神祗果何所降邪考之於文不過聲音節奏耳始



馬格天神地祇人鬼以禮終焉格天神地祇人鬼以樂是豈聲  
音節奏之所能感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形之於  
祭祀享之時既有以合其序寫之於奏歌舞之際又有以合其  
和先王之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於此乎寓匆匆乎其欲享也洋  
洋乎其如在也豈必真見其來而後謂之致真覩其出而後謂  
之禮哉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誠之不可揜如此  
哉然不特此而已爾樂師及徹則帥學士而歌徹徹雍雍詩也詩  
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夫雍雍和也肅肅  
敬也徹樂而必歌雍雍者是其慎終如始也人情敬於始者或怠  
於終和於暫者或戾於久於祭之始宜其來之雍雍至之肅肅  
於祭之終居然猶不失其和且敬者誠之至也此先王所以交

8  
於神明之道也若夫辨祭祀之名商祭器之義則有先儒議論  
在

郊廟

周官祀典愚既略論之矣有如郊丘之分合宗廟之禘祫此尤  
祭祀之大者諸儒紛紛之論不得不辨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者其如示諸斯乎甚矣郊禘之制不可不明也  
按大司樂冬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  
丘之制則曰禮地祈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祭明矣天  
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飆師雨師之類是也圜丘  
祭天則合天神禮之地祇則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  
物之類是也方丘祭地則合地祇禮之康成謂天神主北辰地



祗主崑崙且以為皆禘大祭則非矣蓋冬至陽生天屬陽故冬  
至於圜丘陽位以禮天神夏至陰生地屬陰故夏至於方丘陰  
位以祭地祗此天神地祗之祭必求諸陰陽之義亦如禮東方  
則以立春禮青帝於東郊禮南方則以立夏禮赤帝於南郊禮  
西方則以立秋禮白帝於西郊禮北方則以立冬禮黑帝於北  
郊此則有分祭之禮也先儒以為合祭者徒見詩言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也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不知詩人但見郊祀天  
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也况周禮掌次五大旅上帝則設  
壇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豈言天而不及地  
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  
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小宗伯言

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况可與后土地  
祗合祭乎愚故謂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按大宗伯曰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其先王則宗廟  
之祭名明矣廟享之制始獻有裸鬯禮既裸而獻有薦腥禮既  
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薦而饋有饋食禮凡四時之祭皆然也鄭  
康成謂廟祭有此六享以禘言肆獻裸以禘言饋食則非矣蓋  
天子四時之祭則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大祭則曰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諸侯三年大祭則曰禘合祭於祖廟也  
大夫三年之祭則曰殷殷以少牢是也春秋傳周禮以肆獻裸  
饋食之禮加於四時祭祀之上謂禘與四時之祭皆然也有如  
朝士之籩豆謂薦腥時即獻也饋食之籩豆謂薦熟時即肆也



此可知其祠禴嘗蒸皆用此禮也先儒兼言禘祫者徒見魯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是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又禘于太廟則曰宗廟有禘祫之名不知魯之禘祭是僭天子之禮聖人以為非何嘗言天子亦祫諸侯亦禘也况司尊彛言祠禴則有朝踐再獻之禮嘗蒸則有朝獻饋獻之禮追享朝享則有朝踐再獻之禮是四時之祭皆有肆獻饋食之禮也宗伯未嘗別其為禘祭之名禘祭且不見與四時之祭並言之况可與諸侯祫祭之禮相混乎愚故謂宗廟禘祫之說當以周禮為據或者又曰郊有六天之名廟有七廟之制可得聞歟曰此亦當以周禮為正也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司農以昊天為昊天以上帝為玄天固非也鄭

康成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青帝為靈威仰赤帝為赤縹怒黃帝為含柜紐白帝為白招拒墨帝為汁光紀帝有異名於是六天之說至唐而未定吁天帝果可以六名乎嘗觀郊祀配天明堂配帝蓋以冬至物生之時總祀大神於員工而配以祖故曰配天季秋物成之時專祀上帝於明堂而配以父故曰配帝周禮本無明堂祀帝之文惟典瑞曰四圭以配天旅上帝蓋祀天則總天神旅帝則專上帝尔非謂天有異名也大抵以形体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昊天上帝則主宰乎天者也五帝五行之精氣則主宰乎四時故月令以太皞炎帝少皞顓帝黃帝五德之帝配而食焉如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之官配五行之神此所以有天帝之分焉可以緘緯之書而立為六天之說



乎按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曰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  
 康成曰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為昭穆又曰廟謂太祖  
 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廟主有遷於是其毀廟之議  
 漢儒紛紛亦至唐而莫定吁祖廟果可以毀言乎嘗觀商書謂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以太祖之廟父曰昭子曰穆昭為昭廟  
 穆為穆廟昭穆各三其餘各以世代佚遷故曰七世之廟周孔  
 且無遷廟藏主之文惟隸僕曰掌五寢註以為五廟之寢蓋寢  
 廟有五寢猶明堂有五室耳非謂祧廟無寢也大抵正廟則為  
 廟遠廟則為祧古人言藏主於廟只言祧而不言遷後人言遷  
 主於廟只言遷而不言毀故記禮以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其遷主則合為祧廟而祭之其廟則修治之以奉新主

未嘗見之此所以有廟祧之名也烏可以漢儒之語而遂疑七  
 廟之制乎愚故謂天帝之名宗廟之制亦當以周禮為正

賓禮

太宰以禮待賓客之治而朝覲宗遇會同之名則詳於宗伯宗  
 伯既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宗遇會同之制則詳於行人其禮  
 籍則掌於小行人其擯相則掌於司儀其傳達則掌於行夫其  
 牢禮則掌於掌客其守衛則有環人其送迎則有掌訝其結好  
 則有掌交至於六官三百六十屬大半皆預賓客朝覲會同之  
 事先王之於賓禮豈徒為是纖悉曲繁文而已哉大宗伯曰以  
 賓客親邦國廣行人亦曰掌賓客禮以親諸侯蓋禮之以賓  
 則燦然有文以相接待之以親則懽然有恩以相愛易之比



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謂是也然考之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鄭康成謂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名殊禮異曰名殊則是曰禮異則非宗固曰尊而朝覲之禮獨非尊王乎覲固曰勤而宗遇之禮獨不勤王乎又按廣行人曰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而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春為圖事則覲於秋者無事可圖乎夏為陳謨則遇於冬者無謨可陳乎不知周人胡為如是分別也至於時見曰會則諸侯以有事而會非常朝也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是也殷見曰同則諸侯以王不巡守之歲而盡來朝亦非常朝也行人曰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也會同之義固無可疑朝宗覲遇之名若是分則何邪按行人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

一見男服三歲采服四歲衛服五歲要服六歲蕃國世一見先王以是為䟽數之節者以其地之遠近也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近者不䟽遠者不數不䟽則不至於怠不數則不至於疲然則春夏秋冬之制隨其地之遠近因其朝之䟽數分其時之先後故殊其名而別之亦春者物之始天下政事從此始矣朝有始初之義故於朝而圖事夏者物之享天下謀謨從此通矣宗有嘉會之義故於宗而陳謨秋者物之遂邦國功勳至此成矣覲有服勤之義故於覲而比功冬者物之藏諸侯思惠至是定矣遇有聚會之義故於遇而協慮曰天下國家諸侯者互文也是通天下邦國諸侯皆然也宗伯亦總言其大綱行人亦姑舉其大槩爾春朝者非專春朝秋覲者非專秋覲圖事者非專



圖事比功者非專比功通四時皆然不然則書言巢伯來朝是南方來朝也豈必東方春朝而言圖事乎詩稱韓侯入覲是北方入覲也豈必西方秋覲而言比功乎雖然諸侯見王固有六禮而天子所以待諸侯者果何禮哉賓禮雖止於時聘曰問殷規曰視而已而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容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又見於嘉禮之中以荒政哀凶禮以吊禮哀禍裁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又見於凶禮之中行人亦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諸侯之慝又曰問問以諭志歸服以交福賀慶以養善致禴以補灾掌於宗伯者既如彼其詳掌於行人者復如此之厚其恩意豈不至哉不特此尔一歲徧存二歲徧順五歲徧省七歲諭言語協辭命

九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開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觀此則王之所以撫諸侯尤詳於諸侯之所以朝王也是故周人巡守之禮必待十有二年似不若虞朝五載之數而其所以與諸侯相親者無一歲而不相問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此亦言其大槩尔六年之間諸侯之朝王者多矣豈特如衛服五歲一見哉十有二年之內王之親諸侯者詳矣豈特十二年而方一巡守殷國哉然不特王撫諸侯之禮如是至於侯邦之相交也先王亦為制其禮廣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是每歲而使人以意相問殷相聘也是中年而使人以禮相聘世相朝也是即位而諸侯自以禮相朝司儀曰諸公諸侯伯子男之相為賓則有禮謂相朝也諸



公諸侯伯子男之巨相為國客則有禮謂相聘也蓋先王建國必使小大相維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於是乎有相聘相問相朝之禮雖曰講信修睦親仁善鄰而實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也自親邦國之禮廢而尊主之意不存自恤邦國之禮廢而親諸侯之意浸失自侯邦相交之禮廢而與國之意又廢是故下堂而失禮者有之召會而無信者有之來朝而不禮者有之甚至以世子而下會諸侯以侯國而迭為盟主以天王而使來錫命以伯主而召狩朝王賓禮已掃地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諸侯之朝於魯者三十有四而魯之朝王所者僅兩書而已書天子來聘於魯者八賜魯者二歸服者一而魯之聘問歸服者曾不一見也魯秉周禮且如此他可知也吁朝聘之

禮既失則強凌弱眾暴寡亦何足怪哉後世不知咎此而徒謂封建之不可行殆非知本之論

禮命

小宰官承口聽祿位以禮命禮命之出卑祿位之所視以為升降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然則禮命者名分等級之所由辨也可不謹哉今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而典命則掌之以為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節鄭氏曰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又曰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也今以九儀考之命受職謂如命也於三朝為下士於列國為士於子男為大夫典命曰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大夫一命是也再命受服謂受弁服也於三朝為中士於列國為大夫於子男為卿典命曰



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是也。三命受位謂始有列位也。於王謂為上士於列國為卿。與命曰公侯伯之卿。三命是也。四命受器謂受祭器也。於王朝為大夫於列國為孤。於子男為適子。與命曰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子男之適子。下其君一命是也。五命賜則謂賜以小國之法則也。於王朝為出封之大夫於列國則為子男。與命曰子男。五命王大夫出封加一等是也。六命賜官謂賜之得自置官也。於王朝為卿於列國為侯伯之適子。與命曰王之卿。六命侯伯之適子。下其君一等是也。七命賜國謂賜為列國也。於王朝為出封之卿於列國為侯伯。與命曰侯伯。七命王之卿出封加一等是也。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加命作州牧也。於王朝為三公於列國為公之適子。

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上公之適子。下其君一等是也。九命作伯。謂上公有功德故命為二伯也。於列國為上公於王朝為出封之三公。典命曰上公九命。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宗伯所言由小至大以示等級。故合群臣與諸侯而並言之。典命所言由尊而卑以正名分。故分群臣諸侯而異言之。然典命言王之公卿大夫視公侯伯子男皆降一等出封始加一等者。說者曰近君者屈遠君者伸。故在朝之數以偶出封之數以奇。按鄭氏日出封加一等。褒有德也。愚謂禮命之加固所以褒有德亦所以重外任。夫重內而輕外者人之常情。釋王朝之重臣而膺侯伯之外任。苟不有以褒其異之則侯國之勢不重而內外之任不均。出封而加一等。成周之意微矣。是以宗伯五命賜則七命賜國。



所以示卿大夫之出封加等也。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所以示上公之功德加褒也。夫儀命之秩既明，則小人之等級可辨。儀命之數既異，則尊卑之名分甚嚴。在上位不敢陵，在下位不敢僭。賤不可以踰貴，卑不可以抗尊。宗伯禮典之掌，又孰有大於此哉！以至侯國來朝，庶行人又得以九儀而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圭、璧、纁、藉之寸，冕服之章，旂常之游，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弁之數，朝位賓主之步，饗食獻舉之禮。上公則以九為節，侯伯則以七為節，子男則以五為節。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此言待賓客之等，然也。小行人又以九儀而協賓客之禮，司儀又以九儀而詔擯相之禮。如權衡之陳而銖兩不可增減，如繩墨之設而分毫不

可踰越。此豈非名分等級之所由辨乎？迨至春秋，臧宣叔猶得以禮而先晉，荀庚之尋盟，子服景伯猶得以禮而折吳人之徵。百牢是其儀，命猶有存者。然不特春秋卿士為然也。嘗觀齊之虞人，不敢以大夫之招會齊侯之田。晉之絳商，不敢以車服之美過晉侯之朝。然後知儀禮之正國有不可得而干者矣。夫君以大夫之招招虞人，宜若可以行也。彼其習於虞人之皮冠而駭於太天之旌，則寧死而不敢往。以商賈之餘於財，若可以金玉其車而文華其服也。彼其拘於無爵位之賤而安於韋藩木捷之是，則必帛車服而過朝。蓋其上下辨而民志定，會通觀而典禮行，素有以習民於名分等級可也。然則儀命之設，不惟諸侯諸臣有所限節而不敢犯上行而下効，而實可以維持人



心於世變之窮吁禮之不可廢也如是夫

### 瑞節

嘗觀舜初即位首以輯瑞班瑞為先其巡守四岳也亦必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蓋君之所以遇臣臣之所以見君非瑞則無以示信非贄則無以將誠此大宗伯所以有六瑞六贄之作也鎮圭尺有二寸以山為瑑飾示其鎮安四方王執之栢圭九寸以栢為瑑飾示其奉安乎上公執之信圭七寸以身形為瑑飾示其直身以事上侯執之躬圭七寸以躬形為瑑飾示其鞠躬以事上伯執之穀璧五寸以穀為瑑飾示其有以養人之象子執之蒲璧五寸以蒲為瑑飾示其有安人之義男執之此六瑞之別也狐執皮帛示其威猛也卿執羔示不失群也大

大夫執鴈示其有隨陽之義而不失時也士有執雉示其有守介之義而不失節也庶人在官者其摯以鷄示其不能遠飛而不遠遷也工商在官其摯以雞示其候時自鳴而不妄動也此六摯之別也或者則曰六瑞六摯則曰執王固可執而禽亦可執乎曰執非手執以見君也蓋臣之見君必以物為摯如書所謂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奠之於君如親所執而至也瑞則還之摯則授之尚何疑於執乎然六瑞宗伯既命王人作之以等邦國典瑞復掌之以待其用至廣行人則又辨其禮小行人則又從而成之鄭康成曰瑞節信也又曰瑞符信也朝見所執以為信一則曰信二則曰信信不可以一日去瑞其可以一日不謹乎至如六禽則曰摯摯言致也臣之所以自致於君也司士則



膳其摯膳夫則以摯見者受而膳之人君受其摯而為膳所以  
享臣子之奉欲獨射人所謂三公執璧既不預六瑞之名又不  
在六摯之數乃總而名摯何也曰此乃射時所執之璧非執桓  
圭比也以璧為摯則致之於君而不還亦如羔鴈之禮是故三  
公之璧諸臣之摯皆不掌於典瑞而特互見之亦大抵成周設  
官以典瑞一官掌玉器固詳於瑞器之用然考其所掌其於符  
節之瑞尤嚴焉玕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  
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帛行以除  
慝鄭康成皆以為王使之瑞節則知周人所以頒大信於天下  
者非瑞節其何以行之哉不特此爾地官掌節一官掌守邦節  
者也諸侯之守邦國則用玉節公卿大夫王子弟之守都鄙則

用角節此固邦節之大者鄭氏乃以玕圭牙璋穀璧琬琰皆以  
為邦節之用則是掌節所掌與典瑞實相通焉以至邦國之使  
節山國多虎故用虎節土國多人故用人節澤國多龍故用龍  
節門關則用符為節貨賄則用璽為節道路則用旌為節此六  
者掌節所掌也與秋官小行人所達之六瑞又相關通獨都鄙  
之管節與貨賄之璽節不同亦玉器或有都鄙侯國亦有都鄙掌  
節之用角節王畿都鄙之節小行人之用管節侯國都鄙之節  
掌節為門關之璽有貨賄之出入故有璽節小行人掌諸侯之  
聘無貨賄之出入故無璽節此其所以不同歟夫瑞節所以示  
信也既典之以春官之典瑞又何以守之以地官之掌節既守  
之以地官之掌節又何以達之於秋官之行人不如是則無以



為信也。蓋瑞雖以瑞節授使者而持之苟不合於掌節則使者所持未必信。掌節雖以符節輔使者而行之苟不達之於小行人則使者所行未必通。一瑞節之出入而三官之屬互相稽驗焉則無有矯偽之弊矣。是故比長有徒于他鄉者則為旌節以行之。司市凡通貨賄者以璽節出入之。司關則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司救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司險惟有節者達之。士方民則來遠方之民達之以節布憲則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刑禁。調人則和民難與之。瑞節而以執之。野廬氏凡有節者至則為之辟修閭。氏惟執節者不幾。廣行人非巡守之歲則十有一歲達瑞節。行夫凡其使者必以旌節。環人則以路節。達四方掌交則以節巡邦國信矣。無節

者不可行於天下也。夫周人所以行乎天下者有三命可以行矣。而掌節則辨邦節以輔命。有王令可以行矣。而鄉大夫則達旌節以輔令。是節者所以輔命令之行也。掌節又曰凡邦國之使節而以英蕩輔之。凡通達於天下者有節而以傳輔之。英蕩者列書之竹箭也。非英蕩則節不可以徒行。傳者傳達之文書也。非傳則節亦不可專行。既為節以輔命令。又為英蕩與傳以輔節。三者並行。所以防詐欺也。鄭康成釋典瑞謂若漢符璽郎以符節為詔符。以璽節為印章。旌節為使者所擁之節。珍圭為使者所持之節。杜子春以珍圭若竹使符。鄭司農以牙璋為銅虎符。愚按小行人之六節三者以金為之。三者以竹為之。則是旌節符節皆用竹也。漢人符節雖近古制。然其所以示信於天



下者果如周人否乎太尉得以矯節入北軍使者得以乘傳行郡國王國得以盜寫虎符而發兵使者得以矯制持節而發粟符節不足以取信如此况欲除關而不用傳邪蓋至此而後知周人設官之辛微矣輔節並行之制嚴矣

### 禮樂

周禮五禮之掌在太宗伯六樂之掌在大司樂小宗伯而下如司命司服等十九官皆禮官之聯樂師而下如大師大胥等十九官皆樂官之聯則是禮樂之職分矣然禮樂未嘗分也蓋亦求古人制禮作樂之本可乎大司徒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宗伯曰以天產作會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夫禮樂固所以防

民者也而司徒宗伯之所掌皆同謂之中和何邪蓋嘗觀子思子之言中和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性之正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之正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和者天下之達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致其中之至則體立而天地位焉致其和之至則用行而萬物育焉此子思子之言中和也然而喜怒哀樂不能不發發而不能皆中節是以不能無望於隄防之功是故大宗伯以民物得於天之所產者本屬陽以其冲漠無朕陰之靜也故其德為陰此乃未發之時寂然不動者也故以中禮防之民物得於地之所產者本屬陰以其呈露畢見陽之動也故其德為陽此乃既發之時感而遂通者也故以和樂防之此二者因其自然之中和而隄



防之使不流於情偽是宗伯有以道守之於其內而制之於其外也。大司徒以民之易離其中而流於偽也則失其性之正故教以五禮而防其偽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以民之易乖其和而流於情也則失其情之正故教以六樂而防其情所以省察其既發之和此二者遏其未然之情偽而隄防之使不失其中和是司徒有以制之於其外而養之於其內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如欲内外交制隄防而教導之舍禮樂何以哉。中和者禮樂之本也五禮六樂者禮樂之文也舍中和之本無以為禮樂舍禮樂之本無以導中和故曰禮以導中樂以道和司徒以之而防民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宗伯以之而合天地之化萬物之產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豈特事鬼神

諸萬民致百物而已哉。觀周官之禮樂不知有中和之本而徒求詳於玉帛鐘鼓之文未足與言禮樂

天府

嘗觀康王嗣位之初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與夫舞衣大貝叢鼓戈弓竹矢之類莫不出而陳之茲豈特為美觀以華國而已哉。蓋寶鎮玉器祖宗所以遺子孫也祖宗以全付之子孫當以全歸之夏之玉府雖以關石和鈞之微皆以為子孫之遺太康不能保其所有則為負禹所傳矣至如寶玉之重祭不能有使三黜得之湯於是放桀而伐三豎俘厥寶玉而使誼伯仲伯作典寶先王之視寶玉不亦重乎是故國之寶鎮玉器此成王周公之所以兢兢奉持而罔敢失墜者故有天



府之職藏焉命府曰天則尊其所藏若天物然其尊祖敬天之心可知矣又况上春則饗寶器寶鎮將以祓除其不祥季冬則陳玉禮神將以貞來歲之熾惡則是寶鎮玉器又與國事相為吉凶矣可不謹歟然而國之所寶豈特寶玉重鎮而已哉觀周書所陳以河圖大訓與天球琬琰並列則是寶河圖大訓猶寶天球琬琰也觀周禮所藏以民數治中與寶鎮玉器並存則是寶民數治中猶寶國鎮玉器也雖然天府之掌守藏尊嚴若天至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亦受而藏之蓋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民數穀數視之如天則藏之天府可也乃若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此特治職簿書之要爾則亦受而藏之以詔王察吏何邪蓋群吏者天吏也所與共天吏也所

與食天祿也所與治天職也今以治中來上是其政事得中則無愧於亮天功矣藏之天府不亦可乎是故小司寇大比民數則曰登于天府此民數之藏於天府也小司寇又曰歲終則會群吏計獄弊訟登治中于天府此治中之藏天府也有如鄉大夫之職所謂賢能之書登于天府而天府不言及此何邪蓋賢能之賓與鄉老鄉大夫州長之治中孰有大於此者他日詔王以察吏則共天位食天祿治天職亮天功者皆若而人也此誠州鄉治中之尤者孰謂天府而獨遺此耶又如大司寇之職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而天府亦不言及此何邪蓋古者泄盟之時必要之以神明堅之以信誓重之以載書天地鬼神實臨之也此亦官府治中之大者孰謂天府而乃略



此耶以此見成周盛時不惟以寶玉為寶而以人民為寶以民食為寶以政事為寶矣吁為人君者知寶物之為天物則當思無負於祖宗之寄知民穀之為天物則當思無愧於生靈之寄知治中之為天物則當思無愧於官府州鄉都鄙之寄如此則都天王之顯號獲天位之基貴而享天物之珍奉宜哉

冕服

黃帝始垂衣裳舜觀象作服禹致美黼冕不惟以華其服而章其身尊卑之等貴賤之別實由是而辨焉今觀司服一官掌王衣服而吉服有六等之制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之服皆由是而降殺上不容於偏下下不容於僭上此豈非禮典之大者乎自先儒釋經有天子冕服九章之說有大裘示質之說有裘冕

無流之說所以啓說者之紛紛不可不辨嘗觀舜作服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鎮安龍取其變化華虫取其文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其善惡分此所以彰人君之德而能備此十二物也亦所以法上天之數而必備此十二章也周禮雖無十二章之文但黼行人所謂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則天子十有二章可知矣康成惑於左傳三辰旂旗之語謂旗有三章則冕服亦止九章尔不亦謬乎按公服如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是公得為衮冕而不得為大裘矣公服衮冕則衮為九章矣曰衮者豈非以龍為章名之乎侯伯自鷩冕而下則鷩為七章矣曰鷩冕者豈非以雉為章名之乎子男自毳冕而下則毳為五章矣曰毳



者豈非以虎為章名之乎。孤卿自希冕而下則希為三章。夫曰希者豈非以絺為章名之乎。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則玄為一章矣。曰玄者豈非以玄為色名之乎。士自皮弁而下皮無章矣。曰弁者豈非以不為章服故不言冕而言弁者乎。孤卿大夫之命特下公侯伯子男一等。而其服乃降三等者。以其衮鷩毳冕。王成服之。孤卿大夫近王宣屈也。至服衮冕以享先王。鷩冕以享先公。及饗射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希冕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以祭山林墳衍羣小祀。此王之五服必有五色之別。觀其服之名可知矣。王之車旗亦然。希冕當在毳冕之上。恐其字之誤也。皮弁以視朝。并非冕服。故不預六服之數。至於祀昊天上帝及祀王帝則服大裘而冕。按司裘曰掌共王祀天之裘。又祀園丘之時所服也。服裘以祀天則必取象於天數以為章。而鄭氏以大裘為無章。謂祀天示質也。祀天有貴本反始之義。如牲用騂犢器用陶匏。席用蒿秸。幕用疏布可也。豈必於衮冕而畧焉。司裘良裘尚有黼章之制。安知大裘而不為十二章乎。鄭康成徒見弁師掌王五冕以為冕服有六。而云五冕。遂以為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此亦惑於祀天示質之說。爾重音莫重於祀天之冕。可以無旒而不數之乎。按五冕皆五采。十有二就。十有二五。是其服隨其隆殺有七章九章之殊。而其冕則皆十有二旒。故六等之服皆曰冕。以其首飾之尊故也。陸佃禮書謂大裘與衮同冕。大裘祀天而服衮之冕可也。故但言五冕。爾安知衮冕而不為十二旒乎。或者則曰服為十有二章似也。至必衮冕而下



皆諸侯諸臣之服王於中祀小祀而服諸侯諸臣之服不幾於無別乎曰此在司服言君臣冕服之等然也鄭氏專以為公至卿大夫朝聘助祭之服則拘矣王於中祀小祀之時固服此服如諸侯諸臣來助祭乃大事也則王當服王之服公之服常降王一等子男之服常降侯伯一等孤卿大夫本降三等以尊卑而降殺何可無別之疑乎或者又曰冕皆十有二旒固也然希冕而下皆三章一章之服服三章一章之服而加以十二旒之冕不幾於不稱乎曰此在弁師言五冕纁旒之數然也鄭氏專以為此衮衣之冕則非矣人君既有時而服諸臣之服苟不加以王冕十二旒之尊則君臣無異矣服章雖殊而冕旒則一又何不稱之嫌乎然嘗怪節服氏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衮冕二人送逆及車註謂從王服從尸服也誠如是則祭祀朝聘王服衮冕郊祀王服衮冕而節服下士亦服衮冕衮冕尚是謂之有節乎詳考其文謂王服衮冕則節服掌之二服王之尊服故當朝覲郊祭之時節服氏持掌之猶太裘而專命司裘共之也下則曰六人維王太常二人執戈送車而已豈謂王服衮冕衮冕而節服氏亦服之乎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謂亦有節服掌之也又按司服乃春官之屬節服乃夏官之屬而與虎賁旅賁同列弁師亦屬夏官而與僕從臣隸等官為伍果何意邪蓋古人以虎賁綴衣皆為王左右之臣執干戈而立堂垂者亦皆冕弁之士此所以分屬於夏官歟凡此皆王與諸侯群臣冕服之別也而內司服言王后與外內命婦之服豈可無

禮經會元第三卷



辨者歟。禕衣謂畫五色暈雉於文也。揄挾則畫青質。搯雉於衣也。闕狄則刻繒為赤雉之形而不畫也。此三者王后之祭服也。鄭氏謂從祭先王則服禕衣。從祭先公則服揄狄。從群小祀則服闕狄。愚謂當從王之祭服也。鞠衣謂之黃衣。告葉事之服也。展衣謂之禮衣。其色白。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謂之綠衣。其色黑。御于王之服也。此二者后與命婦同服也。素紗者鄭司農謂為赤衣。鄭康成謂為白搏士。說不同。大抵素紗且所常服。非章服也。不預六服之數。猶王司服不以弁皮預六服之數也。然內司服只言外內命婦之服。自鞠衣而下。按記祭統則曰君卷冕。夫人副禕。則夫人得服禕衣。美喪大記曰朝服君以卷。夫人以闕狄。則夫人得服闕狄。夫王藻曰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則夫人

得服揄狄矣。三說不同。惟王藻之說為得。今鄭康成謂內命婦則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緣衣。外命婦則孤之妻鞠衣。卿大夫之妻展衣。士之妻緣衣。王之三夫人及公之妻。其自揄狄以下。乎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惟二王之後夫人禕衣。然此在周禮無明文。鄭氏揣為之說。尔愚謂春官司服掌王六服。自衮冕而下。為公侯孤卿之服。天官內司服掌后六服。則自揄狄而下。豈不可為公侯卿大夫妻之服乎。以此推之。公之夫人得服揄狄。猶公服衮冕也。侯伯之夫人得服闕狄。猶侯服鷩冕也。子男之夫人得服鞠衣。猶子男服毳冕也。如是則孤之妻當服展衣。猶孤服希冕也。卿大夫之妻當服緣衣。猶卿大夫之服玄冕也。士之妻當服素紗。猶士之服弁服也。今周禮所謂命婦



女御猶元士世婦猶大夫九嬪猶孤卿外之命婦其孤卿大夫元士之妻乎其服自鞠衣而下意者三公之夫人與三夫人近后宜屈當服鞠衣三孤之妻當服展衣卿大夫之妻當服緣衣九嬪世婦猶孤卿大夫之妻亦服展衣緣衣女御猶士妻亦服素紗故自鞠衣而下也若夫雜記所謂內子以鞠衣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喪大記所謂士妻以稅衣皆漢儒之臆說也夫內司服猶王司服也追師猶王弁師也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其制豈可無辨者歟按王后首服有副編次追衡笄之名則是六者各有次序矣副謂覆首之飾鄭氏謂若漢步搖服以徒王祭祀編謂比髮為之鄭氏謂若漢假紒服以告喪次謂次第髮之長短為之鄭氏謂猶詩所謂髮髻服以見王及燕居此三者服

三翟之服則服之愚謂當與三服同用也追謂琢玉為之如詩所謂玉之瑱也衡謂維持冠者如左傳所謂衡純紘紕也笄謂卷髮者如記所謂纒笄總也此三者后與內外命婦同服之是衣鞠衣禮衣緣衣之服也然鄭氏謂內外命婦衣鞠衣展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是服卑而首飾尊其說非也又曰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吁諸侯不可與王同服而謂夫人可與后同服乎彼徒見祭統有曰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褙立于東房則是夫人得為王后之首飾此禮之失者也而可以為證乎按衛國風之詩曰副笄六珈說者謂夫人既為副矣奈何以王后亦副乎夫人既為笄矣奈何以王后亦笄乎不知衛詩之言蓋言古者后夫人首飾之盛如此有其德稱其服則可與



君子偕老。豈專以為夫人之服乎。烏可以刺詩之言而疑周禮也。鄭氏又引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髮髻，昏禮女次純衣。說者謂主婦髮髻即為編矣。王后亦編可乎？女純衣亦得為次矣。而王后亦次可乎？不知饋食禮之言蓋亦如士昏禮所謂攝盛服，亦饋昏之時姑攝其服以為盛飾，豈常為主婦士女之服乎？烏可以傳記之言而疑周禮也。夫先王之制服飾，所以嚴尊卑等級之辨，苟如先儒傳註之謬，與後儒議論之惑，則周禮為非全書，而先王制度不可考矣。是故唐長孫無忌請祀天地，停喪服衾，而以周禮為非，豈非鄭氏太裘無章之說，啓之乎？虞世南謂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為正位，月為正后，正此三物，令德齊明，而以周禮為未可知，豈非鄭氏冕服九章之說誤之乎？漢永平中定冕服，天子冕係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是玉侯冕旒之制不復如周禮矣。隋開皇中，皇后首飾十二鈿，公夫人八鈿，侯伯夫人七鈿，是后夫人首服之飾不復如周禮矣。烏乎先王制度幸猶有周禮在，而儒者不知考先儒妄為臆說，後儒肆為異論，而使時君世主得肆意為之，無復先王舊制，豈不可惜也哉。

學校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三代之有學尚矣。周人兼立四代之學，則其學正為尤詳。今觀其學之名，校庠之名不見於周禮，惟州黨之學則曰序，國學則曰成均。又曰：瞽宗，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成均五帝學也。鄭賈以為虞庠是也。禮記明堂位曰：瞽宗，殷學



也鄭氏以為祭於學宮觀此則成均為周之序序誓宗為周之序序分而言之有成均有誓宗總而名之曰學而庠序則鄉學國學之通稱也周人以成均之法而治國學之政豈非虞朝典樂教教冒之遺法乎以樂祖祭於鼓宗豈非殷學樂人共宗之遺意乎然考之周禮鄉學惟州長合民於州序以教民鄉射之禮黨正屬民於黨序以教民鄉飲而已師氏雖亦地官之屬則惟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夏官之屬有諸子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則亦惟國子之遊倅爾至於春官大司樂則掌建國之學政樂師則掌國學之政大胥則掌學士之版小胥則掌學士之令是皆以教國之子弟何周人獨詳於國而略於鄉學邪及以王制考之司徒論士之秀則升之學大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

以造士而國之俊選咸造焉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必時註云學士謂司徒以升于學者然則周人雖詳於國子之教而俊選之士莫不在學安知其非子弟學士乎故大司樂曰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樂師曰帥學士大胥曰召學士小胥曰比學士言學士而不言國子是不特為公卿大夫子弟也夫子弟之所以得入國學者豈泛然而並進邪王制之升於學者必皆俊選之士為民之最秀者而後升焉故大司樂合國之子弟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則是司徒所升皆有德行道藝之可取者然後得與成均之教苟非俊選子弟安得與國子並齒哉然大司樂而下皆樂官也樂師之教國子小舞大胥之致諸子合舞合聲小胥之令學士巡舞列籥師之教國子舞羽吹籥



皆樂教也。人皆知周之學政掌於樂官，而不知周之樂官屬於禮官。皆有深意存焉。夫以學政掌於樂官者，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聲，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為教，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易，是猶虞之胄子教於典樂，殷之太學藏於瞽宗，此成均學政所以掌於樂官也。然而司樂之職，是為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為用，不容以偏廢也。蓋教人以禮，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教人以樂，所以存養其已發之和，非中無以為和，非禮無以為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為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為防，禮之為教與樂並行，亦如王制所謂樂正掌樂之官，而曰教禮，文王世子所謂瞽宗典樂之學，而曰學禮，此大司樂等官所以屬於禮官也。

大宗伯既有以合其中和於先，則大司樂斯有以道其中和於後，豈非禮樂之相為用邪？嘗觀大胥掌致諸子春入學，則先舍采，然後合舞，蓋釋奠於先師者存敬心也，敬存則禮存，禮存則樂可合矣。故舍采者所以興禮也，合舞者所以興樂也。二者常並行也。既舍采合舞於其春，而後須學合聲於其秋，則樂教始得而考矣。自漢以采郡國遺士受業，必詣太常為博士弟子，太常禮官也。其屬則有大樂令，故武帝下詔必曰勸學興禮，其與太常議者，蓋謂是尔。或者謂西京無太學，不知漢初之學只在太常，猶古意也。後來禮官自禮官，樂官自樂官，學官自學官，三者判不相屬。漢之取士，往往教之以射策決科之學，而以科目取之，學校之政，禮樂之教，漢儒皆不滿於此，所以士不如古。



所養不由乎學校所教不由乎禮樂而徒責人才之不如古是豈知本之論

### 祭樂

按大司樂有樂舞曰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六舞之序也太師陽聲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律之序也陰聲曰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此六同之序也大司樂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之祭各有其序地示次於天神山川次於四望先祖次於先妣故以六律六同六舞分而序之祭而奏一律歌一舞一樂可也然而陰陽之聲各有合子與丑合故黃鍾與大呂合寅與亥合故太簇與應鍾合辰與酉合故姑洗與南呂合午與未合故蕤賓與林鍾合申與巳合

故夷則與中呂合卯與戌合故無射與夾鍾合分而序之奏而歌之皆取其合也至於禮天神禮地祇禮人鬼又有宮商角徵羽之序何邪蓋有薦神之樂有降神之樂自乃分樂而序之以下一節言薦神之樂自凡六樂以下者一節言降神之樂是周人祀祭享之時有此二節也鄭註曰圜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天帝之明堂故圜鍾為天宮而以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是三者陽律之相繼也黃鍾為首太簇第二姑洗第三相繼者天之道故於祀天神用之鄭註云函鍾生於坤未之氣天杜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故函鍾為地宮而以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是三者律呂之相生也函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生姑洗者姑洗數多南呂數少



也相生者地之功故於祭地祇用之鄭註云黃鍾主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故黃鍾為人宮而以大呂為角大族為徵應鍾為羽是三者律呂之相合也大呂與黃鍾子丑合也大族與應鍾寅亥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享人鬼用之此十二律皆文之以五聲宮為土商為金角為木徵為火羽為水五聲之序曰宮商角徵羽故律呂之為聲亦順其序言四聲而不及商者祭尚柔商聲金堅剛也故不用既文之以聲播之以音按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故以雷鼓雷鼓用於天神靈鼓靈鼓用於地示路鼓路鼓用於人鬼且也孤竹之管取其天陽之奇孤竹之管取其地道之主陰竹之管取其陰耦之合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瑟其亦如竹管之義也既播之以

音又合之以舞六舞以雲門大咸大磬為序故用於天神地祇人鬼亦有其序矣又按大磬以祀四望今乃於宗廟奏之蓋祖妣之享故用濩武為薦神之樂及其享先王先公也則又用大磬為降神之樂尊宗廟故特備樂武部又按天神地祇皆不用歌而獨於宗廟歌九德者蓋九德乃六府三事之歌有以見祖宗積功累德之意故於宗廟歌之尊宗廟故得備樂師邪然天神以六變地祇以八變人鬼以九變者非謂有難易之別也先王作律通平月之氣本於辰之位自子至巳六者皆陽陽數之起至於陰之申而已蓋自午至亥六者皆陰陰數之起至於陽之寅而已蓋圓鍾在郊太玄以外數為六數由郊至申其數六故圓鍾之數盡於六則天神可得而降函鍾在太玄以未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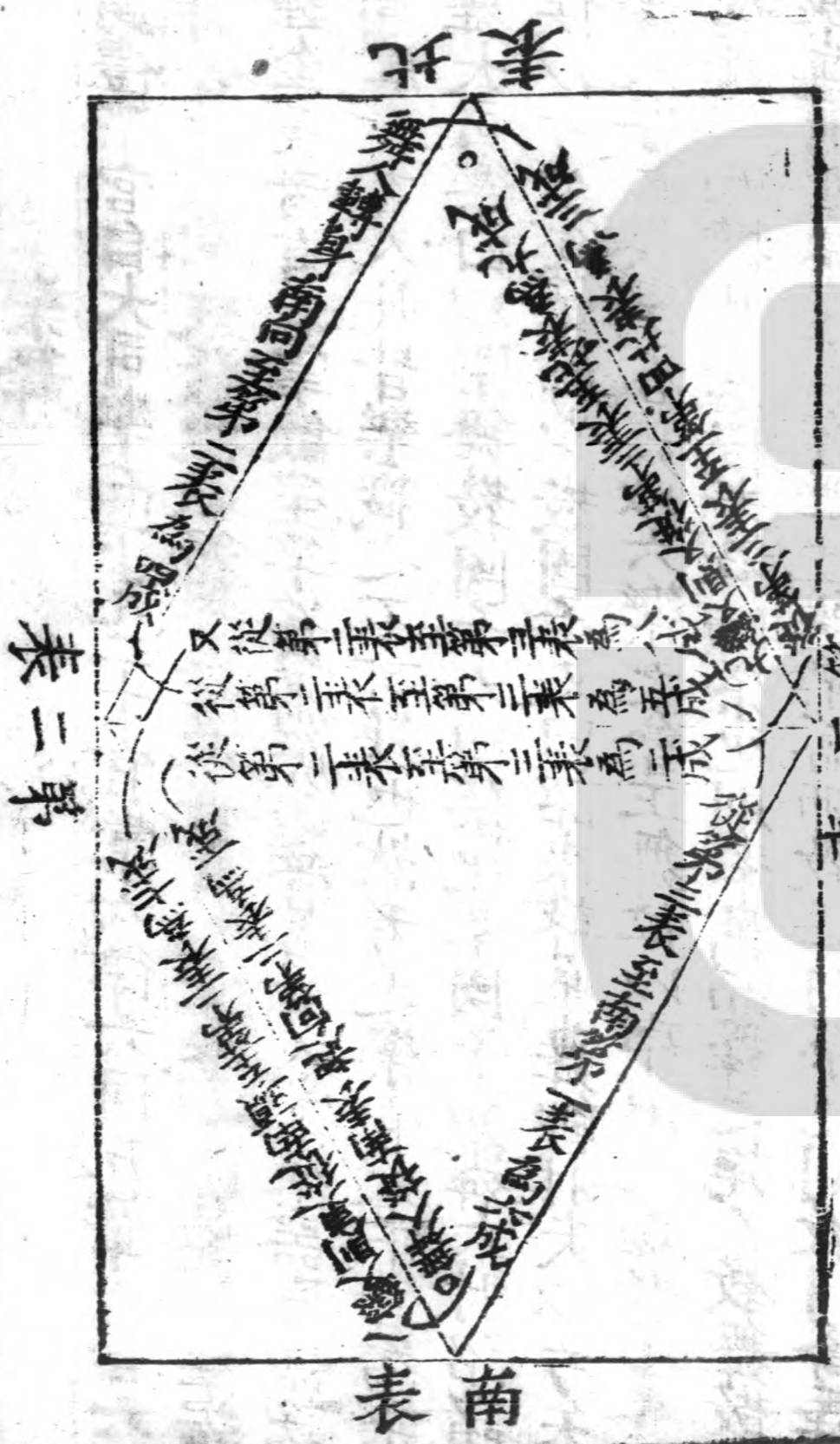
八數由未至寅其數八故函鍾之數盡於八則地祇可得而降  
昔鍾在子太玄以子為九數由子至申其數九故黃鍾之數盡  
於九則人鬼可得而降若夫一變至六變不言律同者非不用  
律同也言其作樂始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未別其律同  
之為何用及六變而樂始成乃分律同而為宮徵角羽也一變  
而致羽物及山澤之祇及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亦非謂有難  
易之別也蓋其樂奏之有條理次序特想其所致之神必有疾  
徐先後也按司徒言五地之物主山林曰毛物川澤曰鱗物丘  
陵曰羽物墳衍曰介物原隰曰羸物蓋六樂致物及祇乃參錯  
言之也亦想象其所致之次序而言尔必至六變而後言致象  
物及天神此則樂之成和之至也六變之始所以不言律同之

為宮徵角羽者以此歟賈氏以六變九變為舞之成亦是一說  
按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一城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強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此舞大武之時有  
此六成也蓋舞位為四表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第二至第  
三為二成第三至第四為三成舞人復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  
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第二至第三為五成第三至南第一  
表為六成五成為五變則五物五示可致六成為六變則象物  
天神可致至於八變則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  
至第三為八成則地祇皆出矣九變則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  
為九成則人鬼出矣舞必奏樂在舞則謂之成在樂則謂之變  
樂亦言成簫韶九成是也然此待言九成九變之異說不當觀



先王作樂以致物以禮鬼神祗果何以能尔哉鄭氏曰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大抵樂之至和無所不通心之至誠無所不格昔后夔形容韶樂之妙始曰百獸率舞猶以為未繼而祖考來格鳳凰來儀是其有自然感召之理而不容以形迹求也如謂真有物之可致有神之可降則百獸豈真見其率舞祖考豈真見其來格鳳凰豈真見其來儀哉

舞位四表圖



表二第



樂舞

周禮樂官自大司樂而下凡二十官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詩者有人掌鼓鼗祝歌簫管弦歌者有人掌擊頌磬笙磬擊編鍾金奏者有人掌敝笙竽箏蕭篪篴管者有人掌樂器庸器設筍虞者有人此皆樂職之不可缺也然考之樂官大半皆為樂舞大司樂曰以樂舞教國子又曰祭祀率國子而舞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掌教國子又曰詔來瞽聾舞帥射夫以弓矢舞大胥春入學合舞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敝師祭祀則率屬而舞之旄人教舞散樂舞夷樂祭祀賓客舞共燕樂箏師教舞羽祭祀則教羽箏舞司干則掌舞器既舞則受之不持此尔地官鼓人祭祀則鼓兵

舞帔舞者舞師則教兵舞帔舞羽舞皇舞凡野舞皆教之先生作樂拳拳於樂舞者何意蓋古之教人以舞十三則教舞勺成童則教舞象二十則舞大夏鄭氏曰謂以幼少時教之此樂師所謂教國子小舞是也教之以舞所以均調其血氣而收束其筋骸條暢其精神而涵養其心術是以血氣和平耳目聰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今以樂舞觀之黃帝作雲門大卷堯作大咸舜作大磬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此六代之樂舞周人兼而用之觀古人作樂或以崇德或以成功而必以施之舞列者意者樂之聲音節奏未足以感人而舞之發揚蹈厲為足以動人此六代之樂皆舞也故當大合樂之時以之致鬼神示以之和邦國以之諧萬民以之安宥容說遠人作動物又奚有



不可者不然則蕭韶九成而鳳凰儀于羽舞階而有苗格舜之  
 韶樂何以感人動物至此哉然六代之舞大舞也周人兼而用  
 之亦必分而作之雲門以祀天神咸池以祭地示大磬以祀四  
 望大夏以祭山川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循其作樂之  
 先後因其祭祀之次序分而舞之可也六武之用如此而大司  
 樂堂之始而教國子者此舞也既而大合樂者此武也樂師之  
 教舞者教此也大胥之正位者正此也小胥之巡列者巡此也  
 籥師之舞羽者舞此也司干之授器者授此也有如韎師旄人  
 則教四夷之樂舞非六舞也古人樂用夷樂舞用夷武如東方  
 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  
 樂說遠人也然舞之別有六樂師教之帔舞如地官舞師帥而

舞社稷者羽舞如舞師帥而舞四方者皇舞如舞師帥而舞旱  
 暵者干舞如武師帥而舞山川者人舞則用之宗廟旋舞則用  
 之辟雍此二者舞師不以教以鄉遂百姓不預宗廟辟雍舞也  
 按鄭氏註大胥引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  
 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閔內侯及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  
 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與古  
 用卿大夫子同義故地官舞師之教四而春官樂師之教六者  
 此也或者則曰舞有二有文舞有武舞羽舞文舞也干舞武舞  
 也然考之周禮鼓人鼓兵舞帔舞舞師帥兵舞羽舞樂師教干  
 舞羽舞未嘗有文武之判論者自為分別爾以二者為文武則  
 四者果為何物邪夫樂舞先王用之為祭祀所以致鬼神示也



而學校教人先之以樂德次之以樂語而必繼之以樂舞何歟  
蓋先王之教固所以和人心於行列綴兆之間亦所以習人心  
於名分等級之內自成童而知有此舞自入學而知有此舞以  
至帥而舞祭祀賓客之時又知有此舞則誰敢干名而犯分也  
哉自樂武之教不明而周衰之君子且不知有禮樂况野人乎  
以魯侯之廟而宋干王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以仲子之  
宮而得獻六羽以季氏之庭而得舞八佾周公樂舞之意安在  
哉漢興古樂既衰惟恐廟樂之未稱故有文始五行之舞有武  
德昭德盛德之舞文始為舜舞五行為周舞武德昭德盛德為  
漢舞宗廟得備樂舞可也然不知其樂果皆舜周之制否乎唐  
太宗有破陣樂名曰七德舞有慶善樂名曰九功舞舞則善矣  
當時且有發揚蹈厲不如之容之憾則其為舞亦可知矣大抵  
樂舞之教後世士君子不講久矣干籥羽毛之事親之若將浼  
焉其於廟樂之當否樂舞之是非不惟不暇辨亦不能辨也我  
思古人侯侯執籥者皆碩人陽陽執簧者皆君子曾謂士大夫  
而不屑為此乎然則欲明宗廟朝廷之樂制當自士大夫之知  
樂始欲士大夫之知樂當自樂師教舞始

詩樂

世儒嘗恨六經無樂書愚謂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樂有詩而  
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樂其可以書傳  
乎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  
樂之本乎詩也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則無樂雖有



鍾磬瑟鼓祝歌簫管尚遺古人之舊果可以言樂乎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尚存也漢至魯而猶見必漢樂之詩未泯也詩苟不存武樂至長弘之時而失傳商樂至戴公之時而已廢詩也者其作樂之本歟今觀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為樂而必教以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是也瞽矇掌鼗鼓祝歌簫管則必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此則詩之所以為樂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也鍾師則以鍾鼓奏九夏此鍾鼓之有詩也籥章則掌籥詩雅頌此籥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為節諸侯狸首大夫采蘋士采芣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蘋

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軍獻凱歌則凱樂亦有詩四夷聲歌則夷樂亦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歌大呂歌應鍾歌南呂歌函鍾歌小呂歌夾鍾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為樂隨寓皆有由今觀之樂節四詩騶虞采蘋采芣猶可考獨狸首一篇不全夏詩九章時邁執競思文尚未泯而王夏五章已亡則是詩缺而樂與之俱缺矣函詩有雅頌先儒以七月一詩析為三體說者以為非是母乃函雅頌頌亦有不存者乎九德之歌大司樂奏之瞽矇掌之此舜九功之歌今不載經傳則詩之亡亦久矣吁詩存則古樂傳時亡則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為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為恨豈先王作樂之本哉昔者季札請觀周禮為之歌二南國風雅頌季札



得以因詩而知樂使其詩不存則周樂豈有可觀者乎迨至孔子之時擊干繚缺陽襄武叔等輩類皆踰河蹈海以避亂其樂已不可考孔子自衛反魯而能使樂得其正亦以雅頌之詩尚存故也故嘗謂杞宋之文獻不足雖孔子不能證夏殷之禮易象春秋尚在魯則雖韓宣子可以識周禮之猶存向使古詩尚存萬世而不豈不復見周樂之正乎雖然古詩雖亡三百篇無恙也而古樂亦無傳何邪吁此又不善用詩者之咎以漢之詩而使李延年協音律以唐之歌而使呂才被管弦果足謂之詩乎誠能因三百篇以為樂則今樂豈不由古樂柰人之不用何

禮經會元第三卷



卜筮	史官	明堂	繫世	名諱
天文	分星	車旗	兵政	將權
師田	功賞	馬政	火禁	險固
射儀	久任	圖藉	地理	刑罰
詛盟	鳥獸	遣使	夷狄	補亡

禮經會元第四卷

宋龍圖閣學士堯叟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曾封百戶諡文康葉時著

卜筮

龜為卜筮為策。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洪範九疇七曰稽疑。拳拳於卜筮之用。先王之重卜筮可知矣。此周官所以有太筮下人也。古者卜筮皆有二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是卜用三也。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曰瓦兆曰原兆。其經體皆曰有。其頌皆曰有。其百。此豈非三兆卜之制乎。書曰三人占則從一人之言。是筮亦用三也。太卜掌三易之法。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則六十。有四。此豈非三筮之制乎。按杜子春說。玉兆謂玉兆。顛帝之兆。瓦兆。堯兆。原



兆周兆又說三易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易說既非三兆亦不足據矣三兆漫不可考惟三易之名可得而辯者或曰連山神農歸藏黃帝周易伏羲

皇甫謐誌

或曰連山夏禹歸藏商湯周

易文王易贊連山始於艮歸藏始於坤周易始於乾三易之首不同於是有三正三統之說或者又曰伏羲始畫八卦文王始重六爻今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豈止文王而後傳乎宋元豐中毛漸奉使契丹於民間得書有山墳形墳氣墳此古三墳書也山墳即連山易形墳即歸藏易氣墳即周易三墳為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只有卦名未有卦繇至三代因之為易始有文辭山墳神農書夏因之為連山易始於艮故名連山形墳黃帝書商因之為歸藏易始於坤故曰歸藏氣墳伏羲書周因

之為周易始於乾故名周易此三者皆卜筮之書周人兼而用之孔子曰以下筮者尚其卜是也然就卜筮而分之則筮短而龜長筮人曰凡卜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蓋先筮以告之而後卜以決之也周掌卜筮凡六官太卜為卜筮之長而特以太卜名開龜兆則有卜師辨六龜則有龜人共雉契則有菑氏皆卜官也易筮則惟筮人一人而已占人惟兼卜筮而首曰掌古龜鄭氏謂取其長是也是以虞朝讓位則曰卜盤庚遷都則曰卜武王伐商則曰卜成三黜殷則曰卜周公營洛則曰卜言卜而不言筮其亦從長之謂乎嘗觀太卜有八命之名是邦事有八者之疑而後卜非八者則勿卜矣蔡人有九筮之名是國事有九者之疑而後筮非九者則勿筮六天故洪範稽疑曰汝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卜筮是也太卜曰大自天封大祭祀大遷大師則作龜命龜貞龜筮人曰凡國之大事則筮之又曰凡小事泣卜國事共筮是無事而不卜筮也不幾於大褻乎此猶先王謹微之意也一事之微則必稽之卜筮而後決是其不敢日專矣是故祭日有期而必卜祭牲可用而必卜葬兆可宰而必卜豈非欲致其誠敬之意乎或者曰凡祀大神祭大示享大鬼師執事以卜日冬至圜丘夏至方丘之祭亦大矣卜而不吉則遂已乎曰宗伯所謂大享大祀大祭者必旅上帝旅四望與禘太廟之祭也非常祭而卜日亦奚不可圜丘方丘之祭必以二至豈待卜乎抑嘗考之肆師曰嘗之日泣卜來歲之稼嗣歲未興美惡未萌預而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泣卜來歲之稼嗣歲未興美惡未萌預而

卜之何邪曰先事而為備也春秋時鄭石爨言於子囊曰先王十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石爨雖為征伐設言然而不吉則增修德而改卜亦先王自警之意今也卜來歲於秋嘗獮社之日豈非因其卜之凶吉而預為備乎當此秋之嘗而預為來歲安田荒治之備當此秋之獮而預為來歲寇賊不虞之備當此秋之社而預為來歲稼穡水旱之備先時而預備思患而預防故太卜曰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三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救政者因其事而救之非徒卜之而遂已也雖然三卜三筮亦云足矣且有二夢之法占夢所掌且有六夢之占何邪曰此又天地之會陰陽之氣默有所交而人之精神心術眷有所感也昔高宗以夢而得說武王



以夢而克商豈虛也哉宣王考室考牧之詩以熊羆之夢而占  
男以蛇虺之夢而占女以鳧魚而占豐年以夢旗而占家室則  
夢之有占尚矣是故致夢之法夏后氏作馬騶夢之法殷人作  
馬咸陟之法周人作馬三書經運皆十其別皆九十此占書也  
太卜又替以八命之事以之占夢吉凶亦足以詔王而救政事  
矣然夢之所感有六或出於正噩或出於思寤或出於喜懼占  
夢乃以日月星辰占之蓋精神心術之運與日月星辰之行相  
交感鄭氏釋經運以為如晷視之十輝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  
輝以占其吉凶此以日占夢之一法也月與星辰亦可以此法  
推之以此見夢之吉凶猶神於卜筮也書曰朕夢協朕卜釁于  
休祥古人之重夢如此不然占夢何以曰季各聘王夢聘之者  
周焉而奉幣以慶之也獻吉夢于王王何以拜而受之拜云者  
受焉而屈躬以禮之也此豈先王欲神其夢而徒為是禮哉

史官

昔司馬遷父子為漢太史乃以文史星曆為近卜祝之門彼徒  
見周官太史列太卜太祝之後而在馮相保章之列故有此言  
爾不知周之太卜太祝太史皆以下大夫為之內史又以中大  
夫為之秩尊而權重矣成王封康叔乃曰太史司寇蘇公是以  
太史而得預司寇刑獄之事其權豈不重乎康王即位太保太  
史太宗皆麻冕彤裳是以太史而與公卿同服其秩豈不尊乎  
周書曰太史友內史友武王以太史內史為友則史職之不可  
輕也可知矣今觀太史所掌六典法則即太宰之所掌者太宰



以之待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太史以之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  
內宰所掌八柄之法亦太宰之所掌者太宰以之詔王馭群臣  
內史以之詔王治太史內史雖為宗伯屬官而其權則與大臣  
相將矣法則有所辨而不信者刑之約劑有所藏而不信者刑  
之信常有所攷而不信者誅之太史雖為史官之長而實得以  
刑誅百官矣法令政事會計則攷逆之諸侯孤卿大夫則策命  
之制祿賞罰則贊為之內史雖處史官之列而實得以祿命百  
官矣自漢以來史職往往見輕司馬遷為太史令且下腐刑故  
曰主上之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所輕宜也周之史職有二等  
太史下大夫為小史等官之長一也內史中大夫為外史御史  
之長二也然皆以史名官則皆史也古者天子有史言則右史

書之動則左史書之今太史內史等官曾無一語及天子言動  
之書何邪蓋記言動於既形不若謹善惡於未發垂得失於將  
來不若明是非於未萌今也一居必以詔王一動必以詔王一  
忌諱必以詔王一納訪必以詔王是皆隨事而謹微隨時而正  
始其於言動之間蓋已審之孰矣及其祭祀讀禮則有書會朝  
協禮則有書昭穆之叙則有書四方之事則有書是以以書而  
正王事也豈徒載筆端物執簡柱下聞王言動而特書之邪其  
有所書者若內史有王命則書之外史有外令則書之所謂書  
者只此一事而已蓋內史掌書王命猶今之內制外史掌書外  
令猶今之外制故內史曰允命諸侯乃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  
策命內史掌之也外史曰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是命令



外史掌之也。御史一官掌贊書，謂九治者來受法令於冢宰，則贊書之故。其中有一百二十人。鄭氏謂若尚書作詔文，非也。周人制詔，詔文出於內史。外史非御史也。或者則曰：周史掌為制詔，而周人之史籍，何獨藏之史氏乎？曰：此則史官之堂也。小史掌邦國之志，謂諸侯邦國之圖籍文書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謂四方蠻夷之圖籍文書也。世繫昭穆之書，亦掌於小史。三皇五帝之書，亦掌於小史。又况邦之盟書，則太史內史貳而藏之。大比民數，內史則貳之以制國用。是盟書民數亦藏之史官也。故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豈非以書錙為史官之所掌乎？然侯國皆有史官，齊之太史，魯之史克，董狐，晉之史蘇，史黯，是也。侯國皆有國史，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檮杌，是也。國史掌書國中

之事，以達于王。故周禮曰：凡四方之爭書，內史讀之可也。所謂事書者，豈非如小行人利害逆順，暴亂凶札，庸樂五書之類乎？內史讀四方事書，則諸侯國史藏在史官可知矣。漢人以郡國計書先上太史，亦此意也。王國之書，侯國之志，皆藏之史氏。則作史非史官之職，而誰歟？夷攷周之史職，自太史至御史，凡七官。馮相保章之掌天文，猶星曆也。內史外史之書，命令猶制詔也。詔王有言，責之寄，掌志有書，籍之藏，雖名為史而實叢是四者之職，于以見史官之為重任矣。後世置史徒，知有左右言動之記而已。其地則有星臺，有秘閣，有諫垣，有翰苑之別職，分而意不相屬，名別而事不相干。成周史館之任，恐不如是狹也。

明堂



月令有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中央居太室  
之文說者多疑呂氏之說為妄及觀周禮有閏月詔王居門之  
文則知先王每月各有攸居順時布政皆於此乎出也周之祭  
祀四方圭幣且放其色五帝郊兆必因其方豈於居處而獨無  
所取法邪蓋明堂有五室室有三居青陽總章玄堂太室皆明  
堂也王者南面而立向明而治故總謂之明堂匡人曰夏世室  
殷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正寢也三代各舉  
其一明其制同也按孝經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明堂乃宗祀  
之地則亦為宗廟矣有明堂則有太室書曰王入太室裸孔安  
國以太室為清廟清廟亦明堂也則亦為太室矣月令五室所  
居之中皆謂之太廟則亦為太廟可知矣古人建國左五祖廟

乃在雉門之左此天子七廟之制而明堂乃在南門之外有五  
廟之寢則明堂非祖廟即寢廟也夏官隸僕掌五寢鄭氏以為  
五廟之寢是也又引天子七廟惟祧無廟則非矣先王先公之  
廟祧乃守祧掌之非隸僕也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  
不見於周禮而見於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為寢廟歟天子十  
二月既有常居閏月非常月則太史詔王居門終月說者謂聽  
朔於明堂門中退處路寢門中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是明堂在南門之外每月則聽朔於此又曰閏月則聽門左扉  
立于其中彼謂之立是閏月聽朔則立於明堂門中此謂之居  
是聽朔而退則居于路寢門中如此則明堂與路寢門相通故  
知其為寢廟矣世室謂之宗廟重屋謂之正寢此制也周禮



十二月所居之制固無明文然上文曰頒告朔于邦國下文曰  
 閏月詔王居門則知每月聽朔必於明堂而閏月則在門矣先  
 王重告朔之禮而閏月亦謹所居者蓋閏以正時時以序事書  
 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時以閏定事以閏成閏月其不可謹乎  
 魯文公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春秋書之按鄭氏註周禮曰天  
 子班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是諸  
 侯告朔于廟也魯文不視朔多矣而首於閏月書之閏不告朔  
 而朝廟之禮猶講此亦餼羊存禮之意也周禮雖不言十二月  
 告朔之地而獨於閏月居門之禮致謹焉則先王重閏月之意  
 可見矣不然則古人制字何取於王在門謂之閏

明堂圖



明堂有五室室中皆謂之  
 太廟室皆有左个右个惟  
 明堂在南天子南面向明  
 而治故總謂之明堂鄭氏  
 匠人註云木室東北火室  
 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  
 非也



繫世

繫世之書重矣天子有帝繫諸侯有世本繫世不定則親疎何由而別昭穆何由而叙同姓異姓庶姓何由而辨乎商之祖也以契周之祖也以稷此亦可以定其帝繫之所從出也太伯之後為吳胡滿之後為陳此亦可以定其世本之所自來也然周人繫世之奠必屬之春官一諷之瞽瞍一奠之小史厥有旨哉小史掌讀禮者也讀禮而堂而繫世則教以禮之序瞽瞍堂誦詩者也誦詩而掌世奠繫則教以樂之和序故有別和故有統有別則昭穆不相亂有親則親疎不相離周人定繫世之意蓋如此豈徒原本繫之有遠近取闕闕之有高下而已哉司馬遷作史記推帝劉之繫出於唐是帝繫猶有可考也敘司馬氏之

元出於重黎是世本猶有可稽也蓋司馬遷世為太史氏小史掌定繫世乃太史之屬故采世本而作史記明周譜而著世家是其繫世之書至漢猶存邪然嘗讀尚書正義孔氏按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帝顓帝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又按帝繫及世本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譽帝譽生堯此繫世之書至後世猶存焉孔氏又曰按世本堯世黃帝之孫舜是皇帝八代之孫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憑信如此則後世所謂繫世之書非小史所與瞽瞍所諷之書矣後世之繫世不明獨有氏族志存焉爾然自小史之職廢瞽瞍之官缺繫世既不復明則昭穆失其序親疎失其



和而本支之所從出者已不可得而辨雖有氏族誰有氏族哉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瞽瞍諷而誦之則人知其生之有可樂小史奠而序之則人知其本之不可忘先王習民於和序之教而陶民於忠厚之風繫世之功多矣夫不然何以肆之禮官樂官之掌邪

### 名諱

小史曰有事則詔王忌諱王制亦曰太史執簡記奉諱忌小史太史之屬故奉諱詔諱之職同夫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此左氏之語也然達孝莫如周公周公作周禮名可苟諱則周公知所避矣今考之周禮文王名昌而醢人亦曰昌本麋麇武王名發而小行人則曰時聘以發四方之禁周公名旦雞人曰

掌呼旦以詔百官是猶曰君前不自諱也成王名誦大司樂曰興道諷誦言語禱人曰誦王志瞽瞍曰諷誦詩甚至官名謂之誦訓胡為而亦不為君諱乎由是而觀之則周人以諱事神之說左氏之語誣也不思文王名曰武王名發而詩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周人不諱於詩矣魯莊公名同襄公名午而春秋曰同盟于幽陳侯午卒孔子不諱於春秋矣漢儒記禮乃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亦知其諱之非而廣為是說爾子無子諱名不諱姓之語母亦為人子者不忍自斥其父祖之名而他則未嘗諱也然則太史之奉諱惡小史之詔忌諱果為何事邪曰此則如地官誦訓所謂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之類是也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即吉而忌凶所



謂忘者非謂忘日也。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忘日不樂。此則孝子慈孫之心，尚何待於小史之詔？彼鄭康成徒見忘諱之文屬於繫世，昭穆之可故以死日為忘名，為諱。豈知王之所謂諱惡者，以惡事之當諱，避爾小史之所謂忘諱者，其亦諱惡忘避之義歟？自此義不明，後世乃有以諱而易人之名者，以諱而易人之姓者。漢史之書，蒯徹為通，莊周為嚴，是也。嫌名而諱，荀卿為孫是也。二名而諱，世民為人，是也。甚至諱惡益繁，辟忘愈衆，有廣行之諱，有梁山壞之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諛以為忠。吾恐周公孔子之愛君父，不如是之屑也。故因小史之詔忘諱而為是論，以祛漢儒之惑，而明周禮之疑。以附韓文公胡定公之辯。

天文

太史內史皆史也。馮相氏保章氏何以列於史官之中？按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則是太史固司天道矣。月令曰：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以司天日月星辰為太史之職。然則馮相保章氏不屬之太史而屬之何官耶？二官皆稱氏，以其有世功，則以官名氏。猶重黎之世序天地也。掌天文而世其官，猶有廢時亂日如夏仲康之義和者，况不世乎？馮相氏曰：掌歲月日星之位，而辯其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曰：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辯其吉凶，以二職考之。馮相氏則司天文之常，保章氏則司天文之變者也。司其常以辯敘事，所以敬授人時。司其變以詔救政，所以克



謹天戒自子丑至戌亥十二歲也。自孟春至季冬十二月也。自  
玄枵至媿訢十二辰也。自甲乙至壬癸十日也。自角亢至翼軫  
二十八宿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日月星辰之  
行俱不失其度是之謂會天位而可以為時事之候。冬至日在  
牽牛景長三尺長至也。夏至日在東井景長五寸短至也。日者  
實也。必於長短極時致之。故以冬夏至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  
於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圓於  
婁下弦於東井月者闕也。必以長短中時致之。故以春秋致月  
日之長短月之盈闕以四時致之。罔有差忒是之謂辯四時之  
叙而可以為時叙之期。此馮相氏之辯叙事者以此也。天位得  
其會四時得其叙固天文之常。或者人事未修天理未得而有

日月星辰之變動保章氏因以辯其吉凶。又以星土之分而觀  
妖祥。以歲星所居而觀妖祥。以五雲之色而辯吉凶之祲象。以  
十有二風而命乖別之妖祥。且如星見大辰梓慎知宋之將火  
此以星土觀妖祥也。歲紀玄枵禪竈知楚子之將死。此以歲相  
觀妖祥也。梓慎望氛而知宋鄭之多喪。則以雲而辯其吉凶矣。  
師曠歌風而知楚師之無功。則以風而命乖別矣。此保章氏之  
詔救政者以此也。叙事者馮相之常。救政者保章之變。以保章  
之詔救政而訪馮相之叙事。以此見保章之於馮相其職實相  
通也。不惟此爾。太史正歲年以叙事。是定四時以叙授人時之  
事。今保章氏之訪序事以人時為重。則其叙事又與太史通也。  
然而吉凶妖祥保章掌之是矣。祲視一官掌十輝之法亦以辯



吉凶觀妖祥。乃以列之卜祝之間。何邪。晉書史卜祝職本相通。古者設官分職。其於吉凶妖祥之事。若星奉奉而不敢忘者。為備故也。則曰觀妖祥。則曰辯吉凶。以此見保章之於祗祀。其職又相通也。至於太卜替三卜三筮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而亦曰以詔救政。今保章之詔救政。見天象而先為之備。則其救政又與太卜通也。或者則曰。周官吉凶妖祥之占。曰訪。叙事曰詔。救政是矣。有知日月之青非細故也。胡為有救日月之鼓。又胡為有救日月之弓矢。此何益於救災之政耶。蓋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非不知鳴鼓張弓。無補於日月之救。然亦不忍坐視薄蝕而為之救也。至如大哉大變。則不舉大哉。大變則弛樂。大荒大裁。則素服。亦非徒具虛文也。其所以修身

恐懼思答天戒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豈徒區區桴鼓弓矢之類而已哉。後世之君。不惟叙事不訪。救政不詔。至於救災之禮。亦不復講。孔子作春秋。故於日食之變。必詳記而備錄之。以戒人君。遇災而不知懼也。間有伐鼓用牲。又違其禮。聖人屢致意焉。然猶愈於坐視而不之救也。他如夜星不見。星隕如雨。星孛入斗。星孛東方之類。此皆天文之變者。而時君世主。恬不之畏。毋亦馮相保章之職。不舉歟。

### 分星

分野之疑。何如乎。曰。二鄭之釋周禮也。按大司徒曰。以土宜之法。辯十有二土之名物。康成以為十二土分野。十二邦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保章氏曰。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



星司農引春秋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  
我有周之分野是也康成則曰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  
此分野之辯所以紛紛而不一歟日時厥後或以十二州配之  
或以列郡配之或以山河兩界配之或以七星主九州趙天啟  
或以七星主七國趙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紛紛異論  
是以學者多疑焉主分野之是者則曰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  
為鶉火之次當周之分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  
在則我有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可知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  
五度為實沈之次當晉之分晉文即位歲在實沈董固曰實沈  
之次晉人是居則晉屬實沈可知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七度為  
鶉尾之次當楚之分魯襄公二十八年歲溢於玄枵而禔龜知

楚子之將死且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  
惡之說者謂帑鳥尾也則楚屬鶉尾可知自氏五度至尾九度  
為大火之次當宋之分昭公十七年星見大辰而梓慎知宋之  
將火且曰宋大辰之墟鄭祝融之墟也皆火序也說者謂辰大  
火也則宋屬大火可知此則分野之說為不疑矣辨分野之非  
者則曰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姬訾北魯東  
而降婁西周宅中土而柳星乃位于南以柳星為周可乎秦在  
西北而井鬼乃在乎西南以井鬼為秦可乎觜參在西魏在東  
北以觜參為魏可乎角亢東宿鄭在滎陽而屬於角亢可乎昴  
畢西宿趙居河朔而屬於昴畢可乎又曰牛女北也史記謂之  
揚州虛危北也史記謂之青州昴畢西也史記謂之異州奎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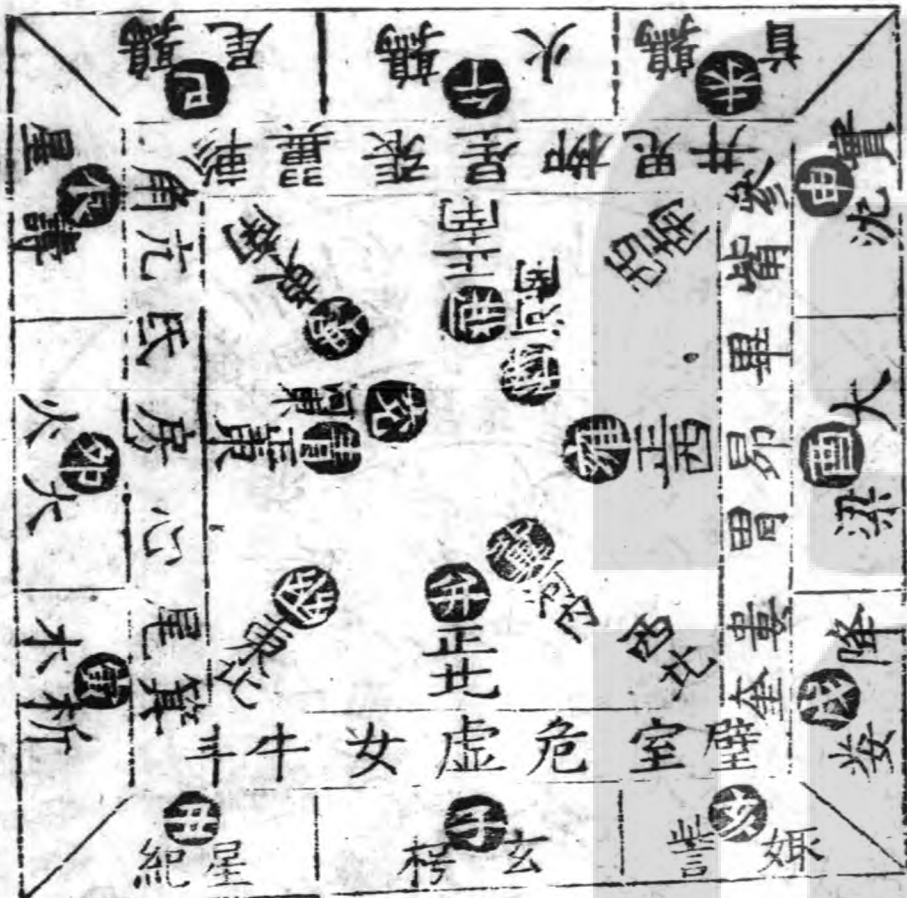
西也史記謂之徐州魏冀州之國也晉則不屬於冀而屬於益  
魯兗州之國也魯則不屬於兗而屬於徐此則分野之說為可  
疑矣然畧分野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野  
之說以為驗則左氏未免有傳會之誣更以左氏考之無水之  
災何關於元枵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之飢襄二十一日食之變  
何與於豕彗降婁而士元伯以為魯衛之惡昭七年星紀果同為  
吳分則吳亦得歲土星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昭二十二年參墟果為晉分則實沈為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平  
而能為晉侯之崇昭元此又左氏之說又不足信也又以史冊  
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  
掃東井而符堅亡秦彗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又分野之

驗而未可以盡略之也蓋星土分星本不可以州國拘也且以  
職方氏言地理必指其東西南北之所在山鎮川澤之所分民  
畜穀利之所有獨於天文之紀如司徒只言十有二土未嘗斥  
言其所應者何次保章氏言星土辨九州之地不明言其所辨  
者何星是星土分星不可以州國定名亦明矣愚以保章觀之  
隨其土之所屬應其星之所臨故謂之星土辨九州之地非如  
鄭氏言十二邦繫十二次也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故  
謂之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亦非如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  
國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  
而已乎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而  
已乎九州之土皆配星九州之國皆有分故因其星可以辨其



州之地因其分可以觀其國之妖祥保章氏之說如是而已說者何必牽合傳會而定指後世郡國之名以求配之也昔孔子作春秋日食隕星之變無所不記豈必皆周魯之分而後言之乎五星聚東井漢入秦之應也崔浩嘗言其不在十月司馬公作通鑑乃弃之而不取歐陽忠唐天文危而日食星孛之變一記之而獨不言其事應亦豈拘拘於分野之說哉大抵周官所辨者欲以觀妖祥爾天子之所觀者九州也諸侯之所觀者一國也諸侯以一國分星而驗一國天子以九州星土而辨九州諸侯觀一國之妖祥而為一國之備可也天子可以諉之一國分星之所屬而不為之救政序事乎知乎此則可以言星土分星之說矣

分星圖



按大司徒只言土宜辨三土不言所辨何次保章只言星土辨九州不言所辨何星又言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亦不言其何分也康成以春秋時十二國分配十二次恐未必然今此圖不指定九州分配其星只按職方氏所言九州東西南北自有定界觀九州地界之所抵則星之所辨亦畧可觀矣







祭祀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歟此王之五路也重翟  
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諸侯所乘安車朝見於王所  
乘翟車王后出桑所乘輦車后居宮中所以服掌后六服  
而三服以翟為飾中車掌后五路而三車以翟為飾豈非取其  
文明歟然周禮不言后車之用鄭氏約五路而言之玉路以祀  
金路以賓象路以朝故鄭氏以三翟車當之此后之五路也至  
於孤卿大夫士庶人之車謂之服車五乘言服事之所乘也中  
車不言公侯伯子男之車者以其服下王一等則其車亦下王  
一等也金路繁纓九就則上公金路矣象路七就則侯伯家路  
矣革路五就則子男革路矣攷之中車曰金路同姓以對象路  
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宋路以封蕃國此四路之用有同異

內外之別也以詩觀之采芑曰芑車有奭鉤膺脩革者方叔  
也崧高曰鉤膺濯濯路車乘馬也伯也韓奕曰鉤膺鏤錫乘馬  
路車者韓侯也三者皆非同姓而得乘金路矣豈非詩人所言  
以上公以九為節得乘金路侯伯以七為節當乘象路而巾車  
所謂以封者乃其賞賜之符也而非所乘之制也春秋傳曰武  
三封魚首衛言叔以大夫杜預謂金路也王之六路曰玉路諸侯  
之大路曰金路此則以同姓之車也又以旌常言之日月為  
常王建之鸞龍為旌諸侯建之通帛為旌孤卿建之雜帛為物  
大夫士建之熊虎為旌師都建之鳥隼為旌州里建之龜蛇為  
旌縣都建之金羽為旌道車載之析羽為旌旂車載之此司常  
須旗物之名也巾車曰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



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那語曰亦周之正色大白殷之正色大赤通帛之禮大白雜帛之物大麾不在九旗之數愚按禮記言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今五路所建既有日月之常此必曰兵所建之旗矣蛟龍為旂安知大旂非左青龍乎鳥隼為旗安知大赤非前朱雀乎龍虎為旌安知大白非右白虎乎龜蛇為旛安知大麾非後玄武乎此巾車叙旗物之名也然司常言國之大國贊司馬辨旗物而司馬教治兵言三載太常諸侯載旂與此同其他則否此言孤卿建旒彼則師都載之此言大夫士建物彼則鄉遂載之此言師都建旒彼則群吏載之此言州里建旒彼則百官載之此言縣鄙建旒彼則郊野載之此言載祿載旌而司馬又闕之蓋司常主大閱而言司

馬主治兵而言大閱大禮也孤卿大夫士與鄉遂采地之大夫咸在師都將都縣之兵州里縣鄙將鄉遂之兵此師都所以有旗州里所以有旂縣鄙所以有旒孤卿大夫士則從王爾所以建旒建物也治兵常禮也孤卿大夫士未必盡出其所從王者百官也命卿之為軍吏者也采地卿遂之兵皆屬於命卿故雖師都不過載旒鄉遂不過載物至於郊野載旌特以采邑大夫將采邑之兵不屬乎命卿故也此其所載之旗或有不同與故於司常司馬互言之也道車象路旂車木路此王路之所載故司馬闕之而與巾車所建之旗亦不同也然路車則有繁纓旂常則有旂按巾車王路樊纓十有二就太常十有二旂自此降殺以兩金路九就大旂九旂象路七就大赤七旂革路五就大



白五柎木路則當三就大麾則當三旂可知矣鄭氏謂不言就與葦路同非也考工記又曰熊旗六旂龜蛇四旂亦非也典命曰上公九命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卿大夫士三命再命一命皆可以是以推之郊特牲乃云大路樊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毋乃惑於漢儒事天尚質之說歟不思司常言大路以祀非祀天乎玉路一就則大常亦可一旂矣郊特牲又曰旂十有二旂龍章而設日月則旂常之制又皆無辨矣尚何足信哉周人以大裘祀天而漢儒謂裘冕無旒同人以大路祀天而漢儒謂路纓一就如此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胡亦不降而為一寸乎儒者欲明衣服車旗之制要當以周

禮為定

兵政

大率人知其掌治也司徒人知其掌教也宗伯人知其掌禮也司馬治軍掌兵也今乃言掌邦政而不言兵政正也以正而帥不正也不得已而用兵則有征而無戰征之為言正也亦以正天下之不正者歟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儉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夫師出於正而猶曰毒天下蓋才說用兵便未免一毒字矣豈先王所樂用也哉是故司馬職首以建邦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之所以使正也正以畿國使固封域等以儀位使安分守作以功賢使勉事功牧監以使之相維軍禁以使之相糾任之以職責則無曠土用



之以簡稽則無遊民均守乎則使尊卑不得以相踰此大事小使小大不得以相陵如是則天下無有不正者矣于斯時也諸侯猶有違命者有馮陵暴犯盜賊者有放弑賊殺亂行者有負固不服犯陵不循荒散不治者則不得已隨其罪之小大輕重而以九伐之法止之伐而言正豈非以上伐下而有征之之義邪觀此則司馬雖曰掌兵而未嘗明民以用武也又况軍藏於六鄉而弗謂軍將藏於六鄉而弗謂將以蒐田獮狩而隱其振旅芟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兵甸縣鄙而晦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制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是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大軍禁而拘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職奉奉於此象之

垂汲汲於政職之施而於兵政若不敢專焉以至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雖有其名而無其職則先王不樂用兵之意槩可知矣大抵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可明民於是乎有寓兵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蓄將不為不豫尚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是故徒役可盡起而所調惟一人鄉遂皆為兵而所制惟六軍先王不忍用兵之意已見於此愚故因小司徒之令賦而知先王之不忍用民因大司馬之掌政而知先王之不樂用兵

### 將權

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於軍旅大事則五官預有



事焉。冢宰掌政典，是政與司馬通也。宗伯掌軍禮，是禮與司馬通也。司寇掌軍刑，是刑與司馬通也。司徒一職，乃統六鄉六遂之民，六軍之所自出也。故大軍旅大田役，司徒以旗致之，則民與司馬之軍通矣。司空雖不可考，然鄉師大役，帥民徒而至，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則司空與司馬相通可知。然此特六官預執事於軍旅爾。大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則是六軍心將皆六卿為之也。且如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軍並行，皆將也。豈特預執事而已哉。蓋古者寓兵於農，寓將於卿，愚於軍賦，嘗言及此矣。然古人命卿為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不歆其權之專屬一人也。嘗考之書，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

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齊侯司馬掌兵也。非有宰臣之命，則不敢一擅發。召公冢宰制命也。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不得以專行也。則守衛之兵，權不專屬於一人也。又觀之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程伯司馬出征者也。非有尹氏之命，則不得以戒旅。尹氏世大夫，出令者也。非有卿士王命，則不得以整師。此則征伐之兵，權不專屬於一人也。古者兵無專將，將無專權。觀此亦可見矣。是故周人制兵之法，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游休，雖屬於夏官之諸子，而又不弗征於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卿遂之民，比自軍也，則屬



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問師地官之屬軍旅之  
戒則受法于司馬如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今受役要可也而  
必致辟于司空其畿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蓋古兵制自衛民之  
外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  
可名又况兵權散出不專屬之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  
牙璋發之其權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君然若無適及數  
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伯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  
夫藏田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而為兵則兵安  
得而不惰聚兵而專將則將安得而不驕此其為患也久矣唐  
人府兵號為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  
意已異而况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能無將驕卒惰  
之意府兵且爾而况不為府兵者哉

### 師田

王制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  
庖若然則田臘特為三事講也今觀大司馬四時之田皆因田  
而講武豈徒為賓客庖豆之奉而已哉蓋王制特為獲禽設也  
非為講武言也周禮非區區於獲禽而實拳拳於講武也然知  
古人因田事而講武而不知古人因武事而寓田講武本非古  
人之得已而殺禽亦豈古人之本心哉古人不以無事而講武  
亦不以無事而殺獸是以因振旅蒞舍治兵大閱之教而寓蒐  
苗獮狩之儀因蒐苗獮狩之田而為杜杓枋烝之祭如此則講  
武為有名而殺獸為有禮也且成周田臘之制見於地官如大



司徒則以旗致民小司徒則會卒伍以作田後鄉師則前期出田法簡其鼓鐸兵吳修其卒伍州長則帥民而致之黨正則作民而治其政事族師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則受法於司馬作其衆庶牛馬車輦會其卒伍旗鼓兵器帥而至遂人則作野民帥而至遂師則平野民縣正則用野民帥而至耕人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董犖帥而至以聽於司馬鼓人則掌六鼓四金以正田後司常則替司馬頒旗物及致民置旗弊之此田臘致民之禁令見於他官者然也山虞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旗于中致禽而垣焉澤虞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為厲禁而守之牧師則贊焚萊獸人則時田守口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小宗伯則

師有司而饗獸于郊遂頒禽由肆師則四時田獵祭表貉則五甸祝則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無獸合奠于祖禰乃頒禽田侯則設軀逆之事小子則斬牲左右徇陳此田獵致禽之祭令見於他官者然也成周田政必分掌於六官之屬以其官預田也而四時教法則大司馬實總之是以仲春而教振旅平列陳辨鼓鐸錫鏡之用遂以蒐田祭社仲夏而教蒐合擗車徒讀書契辨禘名之用遂以田田以享初中秋而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備田以祀初冬而教大閱則合三時之所辨者而皆辨之遂以狩田以享初則大司馬因講武以寓田因致禽以修祀其禮然也然四時之田鼓鐸錫鏡必各備旗物號名必各舉今三時各辨其一而不辨其二則何以令六軍乎曰四時之田



無不辨而隨時所教各有所主每於一事加詳焉故迭言之而  
實全言辨也或者則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云農隙以講事然  
古者寓兵於農農隙趨事赴功拆田夷隩各順其時少有隙暇  
亦欲自休息也今以四時而講武使民奔走服役之不暇將恐  
春不及耕夏不及耘秋不及收冬不及藏終身擾擾而不得休  
息豈先王使民之政乎大抵成周制軍其於六鄉六遂之民本  
不盡用也雖曰田與追胥竭作必隨遠近之地而處征之何嘗  
一一盡致於司徒而聽教於司馬也辨鼓鐸則有諸侯將軍師  
帥旅師卒長兩司馬之屬辨號令則有臺車百官帥家  
縣鄙鄉野之屬辨旗物則有諸侯群吏師都鄉遂郊野百官之  
屬四時必隨其地之遠近帥屬而聽教之矣大司馬於四時之

田亦姑總其大綱言之爾如此盡舉畿內之民而教之吾恐所  
田之野四表相去才三百五十步爾雖容百官且不足况六軍  
乎都鄙去王城五百里雖一年調發且不可况四時乎雖然亦  
觀先王教兵致禽之意可也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草止則  
曰芟舍簡兵則曰大閱今以仲春而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而  
已為還兵之期以此見先王之不樂用兵也特以戰不可以雖  
安而忘民不可以不教而戰由是乎有四時之教然芟舍則曰  
如振旅治兵則曰如振旅雖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如  
振旅之陳而不用兵之意已默寓乎其中矣凡田搜擇取獸曰  
蒐為苗除害曰苗獸多可殺曰獮圍守不擇曰狩今以中春而  
行蒐田則是致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殺



獸也特以兵不可以無名而習田不可以無事而講於是乎有四時之田然夏苗則曰如蒐秋獮則曰如蒐雖曰有司表貉摠民鼓遂圍禁皆如蒐田之法而不殺獸之仁已迭行乎其間矣觀此則講武亦先王之得已而殺獸豈先王之本心哉

### 功賞

春宮內宰稽功會食則制祿食必視功夏官司士以功詔祿則頒祿秩必視功至如小宗伯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鄭氏亦云王以賞賜有功則是車服宮室之賞而視功也而况司勳六卿賞地之法如載師所謂賞田者賞之以土地可不抵其功以為輕重乎司勳所謂功者何如哉王功曰勳以其定策立之功有勳於王者也國功曰功以其建邦設都有功於國者也民功曰

庸為民興利而有不窮之用故曰庸事功曰勞奉公從事而有勳勞之績故曰勞治功曰力以其有治理効之力戰功曰多以其効首虜之多此六者特隨其事而殊其名視其功而異其等爾總而謂之功鄭氏以伊周禹稷臯陶韓信之功比之則功矣功有六等則賞法必有六等功之大者賞必重功之小者賞必輕故曰凡賞無常輕重抵功司勳之賞無常猶司勳之賜無常也蓋以德詔爵則爵有常品以功詔祿則祿有常秩以能詔事則事有常職以久奠食則食有常廩惟賞賜出於人君非常之恩如冢宰所謂匪頒如王府所謂賜予皆一時之特恩苟有常額而無輕重多寡之裁則人人可以僥倖而得之矣今司勳所掌者賞地之法也猶詩所謂錫以山川土田附庸者也以地賞



有功亦如采地之制必有稅法載師賞田在遠郊之地其稅二  
士而今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二分其地王食其一而受賞  
者禽其二是十而稅三也又何倍於賞田之稅乎按載師曰賞  
田此言賞地又曰惟加田無國正是田以實數言而地則不止  
為田亦如司徒封疆之謂爾故其言稅不同歟賞地之稅雖倍  
而如田無正安知其不為二十而二也然此特賞地之法爾而  
先王報功之意豈特錫以土田而遂已哉凡有功者必銘于王  
之太常祭之太烝是先王念功之意不忘也生則銘書于太常  
如書所謂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是敬之如日月也死  
則祭於太烝如書所謂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  
敬之如祖宗也先王報功既賞之以地又銘之以旂又享之以

祭其拳拳念功之意蓋將與國咸休相為終始豈若後世書券  
之符方剖而殖醢之誅已隨圖繪之象未形而赤族之禍已慘  
吁司勳賞地之法固已不敢望報而司寇功辟之議亦豈無可  
宥者哉然司勳猶今吏部司封司勳之職宜以屬天官也否則  
掌六鄉之賞地宜以屬地官也今以屬之夏官司馬之後何邪  
蓋六功雖以戰功居其末然人之蒙霜雪冒矢石出萬死一生  
之地而甘心不辭者為國家衛社稷爾其功亦多乎先王用  
兵行師首以功賞為重甘野有用命之賞鳴條有從誓之賞牧  
野有功多之賞出師無功何以為社稷之衛有功不賞何以為  
士卒之勸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旬如屬之地官則司存散隔文  
告回復而墜底之患生况有害功者乎馮唐言李牧為將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覆乃能成功魏尚以上功差首虜六級而文吏以法繩之其賞大輕則非所以用將由此觀之戰功之賞猶為急也周人固無害功之事而周公為後世慮故以司勳繼司馬之後厥有音哉

### 馬政

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名官其次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其下有公司馬兩司馬又其外有都司馬家司馬設官命名皆曰司馬豈非軍政以馬為重乎成周六軍之賦不知用若干馬考之稍人掌令丘乘之政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司徒輦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按縣師若有軍旅會同田役則受法于司馬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居

人之卒伍此司馬頒法於縣師而稍人則以縣師之法帥而聽於司馬也縣師掌邦國都鄙郊里地域稍人乃掌甸稍之人受司馬之法令丘乘之政則是法通行乎王畿侯國矣然則丘乘之政車馬之賦也鄭氏讀乘為甸非也彼徒見司馬法曰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以為車乘非丘所供也不知司馬法言甸出一乘調兵之數也周禮言丘供一乘畜兵之數也畜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寡所以優民力况司馬法未必周制也何必於丘乘而疑之乎丘十六井一井八家共百二十八家共出車一乘馬四匹成周軍賦不可得見獨稍人丘乘一法可得而推之丘出一乘則甸當四乘縣十六乘都六十四乘共二百五十六匹馬矣以六鄉計之萬二千五百家約出四百匹馬六鄉約得二



千四百匹馬矣。或者則曰魯作丘甲，聖人譏之，以其賦役之量也。今令丘出車一乘，馬四匹，得無甚於丘甲乎？蓋成公作丘甲者，今一丘之家皆為甲士，盡數調兵也。丘乘之法，畜之而非盡調也。鄭氏亦曰：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備，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然則丘乘必有遞征之法也。况軍政以馬為重，今六鄉所出僅二千四百匹爾，亦豈為多馬乎？先王寓兵於農，故亦藏焉於民，特設馬質一官，繼於司馬之後，使之為民平馬價之，高下而使民自畜焉。一以為戎馬軍旅用之，一以為田馬田役用之。一以為駑馬給役用之，田戎分為二物，則其遞征可知矣。校人謂駑馬三良馬之數，則此駑馬當亦如之。鄭氏以此三馬為給官府之役，則非也。曰受馬於有司者，謂有司買其馬以授民也。

馬死則甸內必買馬以代之，恐其久而缺備也。甸外則入馬耳於有司，恐其久而無信也。更以其物欲其如本色也。其外則否，謂馬之難同，則不必如本色也。惡馬則綱之所以調馬性，馬行則齊之所以寬馬力，有以馬爭訟者，則馬質聽之。禁原蚕者，欲其馬息之蕃也。按鄭氏曰：天文辰為馬，蚕為龍精，是馬與蚕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蚕者，為傷馬歟。凡此皆所以教民畜馬之政也。至如校人所謂凡軍事物馬而須之，謂須之官府，卿大夫馬之政也。校人所謂凡軍事物馬而須之，謂須之官府，卿大夫共軍事者耳。其於民馬無預。如曰以共六軍，則天子之馬一廐二百一十六匹，良馬五種一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三之千二百九十六匹。既欲以給郡吏，又何以供六軍乎？且以周之馬數合



鄉遂不滿五千匹與王馬共得八千匹爾詩人歌宣王則曰其車三千三千則當萬二千匹不知宣王安得有此馬也蓋詩人歌詠言大槩爾未必果有三千車也衛人歌文公而曰駉牝三千駉牝果有三千乎魯人歌僖公而曰公車千乘公車果有千乘乎或曰天子萬乘當馬四萬疋諸侯千乘當馬四千疋卿大夫百乘當馬四百匹今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蓋天子六軍指六卿也萬乘則合王畿千里言之大國三軍指三卿也千乘則合封疆五百里而言之大夫采地視子男卿采地視伯則百乘宜未為過也考之校人天子十二閑分為左右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半天子之閑馬四種則三良馬居二廐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之一種亦六百四十八匹并千二百九十六匹爾卿

大夫二閑良馬一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為六百四十八匹并為八百六十四匹故家以實數言不啻百乘而侯國千乘天子萬乘是合言之凡此皆言馬乘之數爾然嘗疑之成周設官民馬之政特設馬質一職王馬之政乃有校人僕夫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圉人何其畧於民牧而詳於王牧也蓋民馬民自備而自畜之其畜也則有司授之其用也則有司帥之王馬則自為牧廐不有數官分任其責則孰為之畜牧乎是故校人總馬政趣馬正良馬巫馬養疾馬牧師庾人則掌牧閑圉師圉人則掌芻養然後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豈特為王馬祭而不及民馬乎巫馬與醫合為一官雖特為王馬設亦豈聽民馬之自為豐耗而不設巫醫乎馬質之禁原委



庾人之祭馬祖亦互言之未必重此而遺彼也抑嘗因是而觀  
周人牧馬之職牧人以中大夫二人爲之趣馬而下皆上士中  
士下士先王以士大夫而任牧廐之寄不幾於太褻乎吁不如  
是不足以見馬政之重也天下事須還士大夫爲之趣馬得人  
周政以立厥惟趣馬詩人刺之一趣馬之職而必爲吉士之是  
用豈若後世一付之輿隸阜牧之手乎大抵馬政非得人則畜  
牧不蕃士大夫之心術不良則蕃牧不蕃成周之士大夫皆德  
行道藝之選以德行道藝之人而隸師趣馭僕之職吾知其蕃  
牧之必善矣不然衛人羨文公駉牝之富何以曰秉心塞淵魯  
人頌僖公駟牧之盛何以曰思無邪信矣馬政之蕃不可  
無士大夫心術之良也

### 火禁

周官水火皆有禁水親而不尊易以溺人川游之人狎于水者  
秋官萍氏禁之宜也火之有禁既有天官宮正以修之又有秋  
官司烜修之亦云足矣夏官司燿文特設一官以掌之何邪蓋  
火之爲物炎上就燥尊而不親又非水之比也不得其齊則疾  
不得其性則災故火星之伏見有時國火之變易亦有時過焉  
爲災此司燿所以因時而施令變火以救時疾也光鄭云三月  
昏心星見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昏心星伏戌上使民內火春秋  
傳曰以出內火夫出以季春內以季秋則是二時出入火矣又  
曰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何邪蓋季春出火非出火於民也火  
星昏見司燿乃禮而出之猶羲叔寅賓出日也季秋內火非令民



內火也。火星昏伏，司燿乃以禮而內之。猶和叔寅餞內日也。二時之出，內火星猶祭祀之祭燿，不忘本也。曰：民咸從之，民亦如之，亦令民知有出內之禮也。故官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以火星出入而修禁也。司燿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為火星將出而修禁也。官正特嚴官中之禁，司燿泛修國中之禁，故或以春秋或以中春有不同歟。若天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則是順四時而改國火也。鄭司農引鄒子之說，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是有五時變火，此惑於五行五色之說也。周人取火之制，司燿惟曰：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共祭祀，而司燿實預國中之火禁，則司燿四時之變國火安知夫不以遂取火而易之乎。取於日則

為明火，國火則不取於日。爾語曰：鑽燧改火，是也。然司燿上士二人，徒六人；司燿下士六人，徒十二人。安能盡變國中之火，盡修國中之禁，毋亦司燿施其禁而使民自易之歟。司燿司燿二官，分屬夏官秋官者。司燿行火南方之事故，司燿隸於夏。司燿取水火，司燿奉明火火，故司燿隸於秋。抑嘗因火禁之修，官正司燿皆以木鐸修之，木鐸振文教者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攬鐸奮武事也。若非武事，皆以木鐸徇之，是以文教警眾，不特修火禁為然。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古人將有新令，無有不奮木鐸者，是以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聽治象之法，則徇于木鐸。小司徒小司寇帥屬，觀象亦如之。鄉師四時召令，以木鐸徇于市朝士



師左右刑罰以木鐸徇之于朝一木鐸之徇而人心皆知有文教之警則孰不修職攷法以共王事奉令道禁以從王命哉

### 險固

聖人設封觀象坎有重險之象故聖人象之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聖人守國豈不知固國不以山谿之險顧為設險之說以遺後世是豈恃險以為固哉蓋險者天地之所設聖人固不恃險以立國亦未嘗不因險而守國而其所以用險之道則大矣是故成周設官掌固一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而使士庶子及其衆庶守之此掌王畿之固也司險一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險設國溝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此司天下

之險也二官屬於司馬者蓋將謹固封守而預為備也其亦如萃之除戎器以戒不虞豫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義與昔者周公營洛且曰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周公初非恃險以立國也今也險固二官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視山林川澤以為阻蓋亦因其天地之所設而使之為守爾今以掌固考之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必脩也此守之必得地利也士庶子衆庶之守必頒也此守之必得人和也飾器之設材器之用是城守之具必備也財用之分稍食之均是兵食之財必足也役則必移守政必通恐其力之有不足則人得以乘其鐔也書必三巡夜必三警恐其守之不嚴則人得以後其隙也至於司險一官無事則通達其道路所以絕侯國負固之原有故則藩塞其阻路



所以杜姦寇入侵之道。周人之於守備必爲是纖悉委曲者。豈非以形勢爲不可專恃。而守備爲不可暫弛邪。若夫周之所以守國者。則又不專在是。六典皆守國之法。六官皆守國之人。九畿有職。則守在九畿。四夷有衛。則守在四夷。三百六十屬之官。無非周人所恃以守國者也。如山林之有虎豹。川澤之有蛇龍。伏乎其中。而凜乎其外國之險固。孰有大於此者。不然則山河魏國之寶。吳起且知其不在德。不在險。豈以周公之智而不及此哉。

射儀

射有三。一曰大射。二曰賓射。三曰燕射。大射者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註謂天子將祭。必與群臣諸侯射。以作其容。

体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是也。賓射者梓人曰張五采之侯。而遠國屬。註謂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是也。燕射者梓人曰張獸侯。而王以息燕。註謂燕勞使臣。若與群臣聞暇飲食而射是也。按掌次賈疏曰。天子大射六耦在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此三射之所也。射法射儀散見於六官。而射人則專掌之也。說者謂射人主賓射而言。然曰王大射。曰王射。則三射皆掌之矣。今以他官考之。司裘王大射。則共虎。熊。豹。三侯。諸侯則共熊。豹。二侯。卿大夫則共麋。一侯。皆射其鵠。士射豨。侯不言。士侯以士不預祭。故畧之。此射侯之別也。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芡。此射節之異也。司弓矢。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五



士三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此射弓之分也樂師則大射  
 令奏王夏騶虞燕射師射帥以弓矢舞太師則大射帥贊歌射  
 節既瞭則賓射奏鐘鼓鐘師奏射節笙師共鐘笙鐃師鼓令奏車僕  
 大射共三乏司常共獲旌掌次張耦次太僕王射則贊弓矢小  
 臣賓射則掌事如太僕服不氏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繕  
 人則詔王射替王弓矢之事太史則飾中舍筭而射入與太史  
 數射中太司馬合諸侯六耦而射人佐以馬治射正凡此皆分  
 掌王射之儀法也射人一職乃正射位詔射事以射法而治  
 射儀耦即掌次所張之次侯即司表所之侯獲即司常所共  
 之旌容即車僕所共之乏節即樂師所之節正即司馬所治  
 之正而射人兼揔之此周之射法然也然古人享諸侯必以射

享神臣必以射蓋射可以觀德也內志正外體直其容比於禮  
 其節比於樂故射中者可以觀其德之成射不中者必其德之  
 有未全也豈徒視其巧之能中與其力之能至而已哉中庸曰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一射之不中而反身之  
 學存焉此古人所以貴乎射也是故王與諸侯辭臣有大射燕  
 射賓射之三禮至於教人之禮則有鄉射存焉鄉老五物之禮  
 而射行焉鄉大夫保民六藝之教而射寓焉州長州序之會民  
 必會于射諸子國子之政藝必合諸射其教人也以射五取二  
 也以射其時得與於祭得為諸侯者由此其選也此豈與弄蒙  
 白碁之技可同日而語哉後世小學之制不存而五射之教無  
 有鄉飲之禮可講而五物之儀不闕冠帶緝紳之流類以張弓



扶天爲甲冑之事雖曰三任有慶圖之名殿夏在澤官之制亦徒具虛文而已吾何以觀德哉

久任

司士掌群臣之歲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以詔王治而屬於司馬何也按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選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今司士曰以德詔爵以德詔祿以德詔事以久奠食此司馬論定而官任官而爵位定而祿之意也以司士而屬司馬不亦可乎然司士之定稍食必以久何也蓋古人爵人以德不觀其暫而觀其常祿人以功不觀其驟而觀其素任事以能不揆其始而揆其終議論要諸久而後定功效要諸久而後成此先王所以久於仕

人而不驟遷也是故唐虞用人之法必三載而後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皆久任也唐虞之官簡故九載而後黜陟成周之官衆故三年而誅賞愚於考課嘗言之矣今司士以久奠食又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以三年爲任官之定制而升降黜陟之法乃視此而爲進退歟是法也不惟行於朝廷王畿而通行於天下都鄙矣所謂歲登辨其損益之數者鄭氏謂用功過黜陟非也群臣之在仕版或老或少或貴或賤或多或少或寡各隨其歲而上下其數爾大宰雖曰歲終詔王廢置而群吏之法亦必待三年之久然後大計而誅賞之吏治大計必以三歲故司士亦以三歲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豈以一歲功勞而遽爲遷轉之序邪昔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而欲殺之



迨至三年與人誦而思嗣之方其謗而未誦也若驟去之雖子  
產亦無所施其技矣故孔子曰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子路曰比  
及三年可使足民要皆以三年而觀政也是故小司徒以三年  
而大比鄉老以三年而賓興州長以三年而贊廢興豈非以三  
年為中制而可以為賢能選舉官吏遷轉之叙乎然司士所掌  
者群臣之版所稽者士任爾公卿侯伯有功德者初豈可以例  
遷乎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是則內而公卿蓋終其身而任  
也康叔之治殷民君陳之正周郊則是外而侯伯蓋老於國而  
任也豈若後之任於內者銖功勞以計進仕於外者寸歲月以  
希遷而已哉漢有歲中迢遷至中大夫者有旬月取宰相封侯  
者穹官隆秩可以驟致何其速也又有十年不得調者有三世  
不徙官者底僚下吏無以旌擢何其淹也故不待三年而驟遷  
者必有以起士大夫奔競之風有踰三年而不遷者必有以召  
士大夫淹滯之嘆有能以司士三年稽任進退爵祿之法行焉  
庶乎可得而言矣

圖籍

土地有圖所以知天下地域廣輪之制人民有數所以知天下  
戶口登耗之由地官司徒佐王安擾邦國則掌土地之圖與夫  
人民之數可也然職方氏亦掌天下之圖辨邦國都鄙夷蠻閩  
貉戎狄之人民與夫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而乃隸於夏官司  
馬司民亦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出於版辨國中都鄙郊  
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而乃隸之於秋官司寇其故何邪



蓋司馬辨邦政者也既有九法以平邦國又有九伐以正邦國  
又有九畿之籍以施政職又有四時之田以教民兵其所以謹  
固封守克詰戎兵者可謂嚴矣懷方氏又為之致貢物合方氏  
又為之達道路訓方氏又為之道政事形方氏又為之正封疆  
如此則職方氏得以土地之圖而辨九州之地使同貫利而九  
服之制乃得而辨焉則以地圖之掌而隸於夏官宜也司寇掌  
邦刑者也既有三典詰四方五刑糾萬民又有兩造禁民訟兩  
劑禁民獄又有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其所以愛惜民命不  
輕刑殺者亦云至矣小司寇又為之登民數鄉士又為之掌鄉  
數遂士又為之掌遂數縣士又為之掌縣數如此則司民得以  
生齒之版而登萬民之數歲登下其死生而三年大比乃得而

辨焉則以民數之掌而隸於刑官宜也大抵夏官政職今以正  
封疆封疆不正始不得已而用兵秋官刑典本以禁暴亂暴亂  
不禁始不得已而用刑政官不知有土地之圖則不謹固封守  
刑官不知有人民之數則不知愛惜民命雖有司徒掌教之職  
而欲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得乎且如掌地  
圖者不止一二職也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內宰掌書版  
圖之法遂人掌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守  
司險掌九州之圖此皆掌地圖之官也民數不惟鄉士遂士縣  
士掌之如小司徒則稽人民之數問師則掌民人之數縣師則  
辨人民之數此皆掌民數之官也然地圖則分掌之而已至於  
民數則猶極其詳焉小司寇曰三年大比登民數于天府內史



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又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司民亦曰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一民數也國用之豐耗繫焉王治之興廢繫焉數官掌而辨之可也三官貳而圖之可也然必拜而受之如受賢能之書登于天府與司寇獄訟之登中者而與祖廟寶器俱藏焉以此見民數之與刑中皆同天物其愛民恤刑之意蓋常相關也以刑官登民數以天子拜民數以天府藏民數猶足以見周人重民之意歟

地理

古者言九州者三禹貢之異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異幽營兗徐揚荆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青兗雍幽異

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爾雅何以知其為商制以郭璞詩云也賈氏乃謂之夏制蓋以詩譜所謂梁雍荆豫徐揚之民被文王之化文王當商之末有雍梁之名爾雅無梁州則不可為商制不如鄭譜但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州名不足憑也若以爾雅為夏制則禹貢當為何制乎然爾雅有九州之名無九州之界而禹貢職方之界有相侵者請得而言之且職方與州視禹貢為小以分異為幽并如舜時制是一分而為三也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間是已雖無梁州而雍豫之間是已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大野既豬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可知矣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



曰厥貢瓊鐵銀鏤若磬今職方豫州之山華山雍州之利玉石  
是以梁而入於雍豫可知矣職方既以青兗而包徐故青州多  
入禹貢之豫兗州多入禹貢之者禹貢豫州曰被孟諸而職方  
青州曰其澤望諸豈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而  
職方兗州曰其利蒲魚豈非兗之入青乎職方既分冀而為幽  
并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冀州多入禹貢之雍職方曰幽州  
其山醫無閭暨無閭在遼東漢光以遼東屬青州後又屬幽州  
茲非幽之入青乎職方曰幽州其澤獫狁養其侵菑時獫狁在長  
廣菑出萊蕪池里志以長廣屬徐州琅邪自萊山茲非幽之入  
徐乎職方曰冀州其澤楊紆爾雅謂秦有楊紆李淳以為在扶  
風茲非冀之入雍乎大抵周以禹之一冀州分而為三以禹之

八州合而為六其勢必不能如禹之舊杜氏與二鄭不不此說  
不改職方之字則改職方之意後鄭以穎且屬豫差宜屬荆不  
知幽青雍梁兗豫尚多侵入沈荆豫相距之州乎改其言而釋  
者此也先鄭以青之淮字當為睢汴當為洙直謂宋有次睢魯  
有洙泗魯不謂青之包徐也先鄭謂雍之弦當為沂蒲魯為浦  
直謂雍有沂水魯不謂吳山在沂而有弦蒲之數杜氏以荆之  
湛當為淮後鄭以兗之盧維為雷雍直以湛與盧維無所經見  
曾不謂地名變易不一不可一一知也改其字而釋者此也至  
如山鎮藪澤又有可得而辨者九州山鎮分言之則曰四鎮五  
嶽總言之皆曰山鎮揚之謂摯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  
山固為四鎮矣而五嶽在虞夏商周與漢世有不同舜典南嶽



孔安國以為衡山職方曰山鎮曰衡山是衡為南嶽明矣而爾雅有二說河南衡山為南嶽又以霍山為南嶽蓋漢武帝元封五年巡南郡禮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以衡山之神遠遷又移其神於霍山也說者謂一山兩名則失之此漢嶽之與虞周不同也五制有恒山衡山而不言太華高山舜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蓋三制南北以山為至東西以水為至故五嶽言其二舜典言四方巡守所至之地故五嶽言其四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涇山為北嶽衡山為南嶽高山為中嶽高高太室也即禹貢之方外也初無嶽山之名職方山鎮有恒有岱有華有衡不言嵩高而有嶽山蓋周都在五嶽之外故以雍之吳山為嶽山此周嶽之與虞夏商不同也故曰山鎮之有可辨者此也九州澤

數在職方為九在爾雅為十蓋職方以州言爾雅以國言也爾雅以吳越有具區即此揚也楚有雲夢即此荆也鄭有圃田即此豫也宋有孟渚即此青也會有大野即此兗也秦有楊紆即此冀也燕有昭餘祁即此并也此數澤之名同也獨晉之大陸齊之海嶠周之焦穫爾雅與職方不同然爾雅之齊即職方之幽以其幽之澤藪獫狝養而獫狝在徐也爾雅之燕為職方之并以其并之昭餘祁而燕為幽州也爾雅之周為職方之雍爾雅之秦亦為職方之雍職方既以弦蒲為雍所以不受焦穫爾雅之晉為職方之冀職方既以異之界入於秦以楊紆為冀所以不受大陸此澤藪之名異也故曰澤藪之可辨者此也然嘗考之禹貢之別九州隨山濬川而終之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



則三壤成賦中邦故夏書謂之禹貢今職方之辨九州制畿封國而終之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故周官謂之職方氏鄭氏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其知成周設官之意乎周人設官以職貢爲名而制貢又曰各以其所有此正禹貢任土作貢之意也不原周人設官制貢之意而徒區區於九州山川之辨是特一地理書爾而於治道何益

### 刑罰

觀舜命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究皆以爲明刑之責今周官既以大司馬掌兵又以大司寇掌刑是以兵刑分而爲二也蓋大刑用甲兵小刑用刀踞甲兵以威蠻夷猾夏者刀踞以威寇賊姦究者虞之官簡周之官衆故以司馬掌兵司寇掌刑二者並

行而不相悖歟且以刑官之屬自小司寇而下至禁暴其爲職事亦詳矣曰墨曰劓曰宮曰剕曰殺此刑之有五禁也曰官曰官曰國曰野曰軍此刑之有五禁也曰誓曰誥曰禁曰糾曰憲此刑之有五戒也曰辭曰色曰氣曰耳曰目此刑之有五聽也然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故君子盡心焉淺深之必測輕重之必論必原其情必權其義初宣徒法之是任邪是故舊染方新必以柔克又之故曰刑新國用輕典暴亂不馴必以剛克又之故曰刑亂國用重典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必以正直又之故曰刑平國用中典此刑典隨嘗而輕重也可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輕重此詔刑而審輕重也可刺以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此詔刑而度輕重



也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此  
囚刑而量輕重也以嘉石平罷民弗施刑也而旦有重罪次罪  
下罪之別此非坐而役之亦察輕重乎以國土教罷民不虧體  
也而且上有上罪中罪下罪之分此非收而教之亦測輕重也蓋  
刑者所以教中也○權其輕重所以取中也○司刺則曰斷中士師  
則曰受中○小司寇則曰登中○無非以中用刑也○然為政而必至  
於用刑豈聖人之得已哉○姦慝必詰暴亂必刑非刑無以格其  
非心而使之遷善遠罪○政官之後繼以刑官先王豈得已哉○皋  
陶作士舜必告之以刑期無刑康叔司寇成王必告之以辟以  
止辟如必察察焉以治獄聽訟為能事是非王政之所尚也是  
故司寇掌刑之官以五刑糾萬民吾意其必用刑罰也○今也野

刑則上功糾力軍刑則上命糾守鄉刑則上德糾孝官刑則上  
能糾職國刑則上愿糾恭不施其刑而惟功命德能愿之是上  
不察其罪而惟力守孝職恭之是守曰上者開其善而使向慕  
也○曰糾者糾其過而使歸正也○初何心於用刑乎以八辟麗邦  
法附刑罰吾意其必施刑罰也○今也議親議故有辟議賢議能  
有辟議功議貴有辟議勤議宥有辟以八辟之當刑固不可徇  
情而違法以八辟之當宥又不可記過而忘功麗於法者不出  
於私情附于刑者實在乎公議初何心於用辟乎此猶曰刑不  
上大夫士節不可不厲也至於萬民之有獄訟者司寇必思有  
以禁止之兩造具備使入東天於朝取其辭之直而後聽之所  
以禁民訟兩券俱至使入鈞金於朝取其信之堅而後聽之所



以禁民獄豈非使民無訟者乎萬民之麗刑罰者士師必先有以佐助之以五禁左右刑罰徇之于朝而又垂于門閭使之知所禁止也以五戒先後刑罰用之於其所而使無麗於罪使之知所警戒也此非刑期無刑者乎大司寇正月則垂刑象而使觀小司寇正歲則帥官屬而憲刑禁士師正歲則帥其屬而憲禁今布憲則以正月之吉執旌節而憲刑禁又有禁殺戮之官禁暴氏之官禁其殺止其暴惟恐斯民之陷乎罪也及其陷乎罪也司刺則訊之群臣又訊之羣吏又訊之萬民必其左右大夫與諸國人皆曰可刑然後刑之如吏民以為不可刑小則宥之大則赦之宥之則以其不堪過失遺忘也赦之則以其幼弱老耄毛髮愚也至於死刑之不可免也而猶免之鄉則王親會

其期遂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會其期欲合衆議而免之也此非辟以止辟者乎詳觀司寇數官大抵恤刑之意多而用刑之意少施刑之語畧而免刑之意詳故大司寇一官雖曰掌刑不言掌邦刑而曰掌邦禁成王周官亦如之則其設官分職之意蓋以刑禁民而非以刑刑民也雖然禁民以刑者固可遏其惡於未萌導民以教者斯足以格其非於無過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先王先有以教之於其始而不待禁之於其終也教官之屬司諫一職糾其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是有以驅民於善也驅之於善則有德行道藝之可書國事有能之可任而廢置可得而詔赦宥可得而行司救一官表惡過失則誅之以禮防



禁而赦之是又有以懲民於惡也懲之以惡則有表惡者三責而後罰三罰而未耻則以嘉石坐之有過失者三責而後罰三罰而未改則以園土納之先王始拳拳於教官之教諫而後凜凜刑官之詰禁况大司寇之職嘉石則曰平罷民園土則曰聚教罷民司圜一職亦曰收教罷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不惟教之於未犯刑之先而且教之於既麗刑之後是雖國有五刑而未嘗輕用之也然嘗疑周公制刑五刑之法各五百凡二千五百屬穆王訓夏贖刑五刑之屬三千穆王為周子孫周公之刑果輕其欲祥刑則守周公之法可也然夏刑三千而死罪二百周刑二千五百而殺罪五百周之刑為重矣周公制刑之仁反不若穆王訓刑之仁哉班固乃以司刑二千五百為中典呂刑

三千為重典以周刑為中典猶可豈有夏之死刑僅二百爾而可為重典乎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蓋見穆王之刑為言也而周公乃有二千五百者豈非刑罰世輕世重乎蓋五刑肉辟也肉辟之用虧人刑體聖人誠有甚不得已也惟其不得而用肉刑也於是手有無降而為輕刑五刑以象之五流以宥之流宥不足降而為金贖金贖不足降而為鞭朴鞭朴不足又降而為肆赦如此則肉刑之用亦希矣况職金掌受士之金罰則刑之有贖可知矣司厲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則刑之有流可知矣條狼氏之誓曰鞭猶鞭刑也司市之罰曰朴亦朴刑也其有可赦者則司刺有三赦三宥之法在焉必不得已而用五刑死者猶欲免之墨者且使守門刺者且使守閤宮者且使守內則者



且使守困斃者且使守積而各以其器食之雖五刑之罪各五百輕者常見其輕重者亦不見其為重也以此見肉刑之法自唐虞三代以來相承而不敢廢者正以禹人主不忍用刑之仁也自文帝除肉刑而定笞今後世人主始有輕用刑之心彼其感一女子一時之言而輕變數聖人千百載之法是豈舜禹皋陶成王周公之智反不若一女子之智舜禹皋陶成王周公之仁反不及文帝之仁耶故曰肉刑之刑刑也雖然肉刑所以濟乎治也井田所以立乎治也封建所以行乎治也秦漢以來井田廢而阡陌封建易而郡縣先王之制掃地迨盡而獨肉刑存焉是忽其所立廢其所行而徒恃其所濟以毒天下則其變而為笞箠亦且矣不井田不封建皆置不問而徒曰不肉刑則不足

足以行周公之道是豈為知本之論哉

### 詛盟

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愚謂五帝非無詛盟也而後之誥誓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詛也而後之盟詛則不及三王之時蓋虞氏未施信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而民敬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商人且爾他可知也故曰誥誓不及五帝雖猶惟始作亂苗民弗用靈民與眷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苗民且爾他可知也故曰詛盟不及三王今周官有詛祝有司盟先正橫渠亦嘗疑之以為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夫既不以盟詛病周公之



意而又曰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蓋周公立法非為當時慮為後世慮也周公知時變之不可回人情之不可遏故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如韁馬隄川庶其無躋蹏濫溢之患雖其躋蹏濫溢有不可遏不猶愈於壞隄徹韁乎詩云侯詛侯祝靡盬靡究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周公逆知後之必至此也是故詛祝有官掌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司盟有官掌盟載之法與盟約之禮儀邦國之有疑會同者則北面詔明神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焉夫所以盟詛者獄訟一也有疑會同二也萬民犯命不信三也有是三事而盟詛焉則詔之於明神軟之於牲血祈之以酒脯約之以載辭亦期於相信而已故詛祝盟詛之辭亦惟叙信用爾曰質劑

信爾此所以先結其信於未變之前也既盟詛矣而又有不信者則司約如所掌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也又以太史所掌邦國官府都鄙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也此所以繼施其刑於不信之後也豈有王法不行人無所處置而姑一聽之神邪且以詛祝一官固為禮官之屬而在大史之前司盟一職是為刑官之屬而繼於司約之後是其始焉之不信者固有盟終焉之不信者則有刑也不然則大司寇凡大盟約蒞其盟書登于天府以司寇而蒞盟特以天府而藏盟書亦已重矣又何以使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何耶昔展禽有言曰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



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史職之周公太公  
固無待於盟哉然後人必以盟而為據則人心之賴盟者亦固  
矣迨至春秋之時斯盟替矣春秋之作始於隱公元年所書未  
違他事皆之以邦之盟繼之以宋之盟自時厥後有書未盟有  
書在盟有書同盟然盟墨牲血之未乾使聘邦交之未反而相  
侵相伐之兵已環四境是盟也果有信用之叙果有劑信之質  
不亦觀周禮之司盟而知世變之猶可防觀春秋之書盟而嘆  
世變之不可遏故嘗謂周公立法為衰世慮而孔子作春秋亦  
所以救周禮之壞而拯世道之窮不獨盟一事為然也田制  
壞而春秋以稅畝田賦書軍賦壞而春秋以丘甲三軍書二日  
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元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

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施而春秋  
以大饑請糴書宗伯之官禮廢而春秋有來朝來聘之書司徒  
之封疆廢而春秋有歸田易田之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  
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官榭火保章失其官而  
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員丘  
之祀不典而春秋以上郊書以猶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  
以立宮書以躋祀書皆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夫子于齊曰季  
姬歸鄭貢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典命之  
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  
曰盜竊寶土大子此類實繁未易殫舉無非以權衡一字之微  
而救禮經之百之壞也周公慮後世之深於是乎詳曲防之制



孔子救後世之力於是乎嚴直筆之書世道盛衰實賴二聖人  
先後爲之維持也不然孔子何拳拳於周公之夢而戚戚於周  
公之哀歟

鳥獸

觀天官獸醫一職凡獸有病瘍者爲之療養有以見先王養物  
之仁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牛羊犬馬之類一有不遂其  
生皆五疔疴疾痛也其可坐視而不恤也哉不特此爾地官之  
辨物生必求其鱗介羽毛羸物之得宜春官之作樂舞必求其  
鱗介羽毛羸物之有所致數牧必求其鳥獸之阜土地必求其  
鳥獸之蕃至於奉養有不可闕者則獸人以時田獸魚人以時  
田魚鼈人以時措鼈推是心也以往則爲舜之恩被動植湯之

德及禽獸禹之鳥獸魚鼈咸若文王之德及鳥獸昆虫皆此心  
也然而夏官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則有服不氏掌養鳥而  
阜蕃教養之則有掌畜射鳥獸鳥則有射鳥氏作羅羅鳥鳥  
則有羅氏不特養而擾之又必射而羅之何邪秋官之屬冥氏  
攻猛獸庶氏除毒蟲兕氏攻螫獸翼氏攻猛鳥哲族氏以方書  
去天鳥剪氏以榮莽草除蠹物赤友氏以灰炭除狸物蝮氏以  
牡鞠去鼈鼈壺涿氏以牡槁象齒殺淵神庭氏以救日月之弓  
矢射天鳥不曰除而去之則曰攻而殺之何邪蓋奉養有節而  
不忍暴殄天物者先王愛物之仁患害必除而不使紛擾民居  
者先王制物之義先王之於民物必使之相安而後得其所必  
使之相生而各遂其宜苟有猛摯而不馴大惡而不利者此先



王刑政之所不容也是故夏官掌政而以服不氏等官隸之以見鳥獸之微雖非政令之所及而有惡必去焉不獨侵負固正賊殺之民而已秋官掌刑而以冥氏數官隸之以見昆虫之微雖非刑罰之所加而有害必除焉不獨詰姦懲刑暴亂之民而已說者則曰夏為養育之時故養育者屬夏官秋為刑殺之時故刑殺者屬秋官然而射鳥羅鳥豈皆養育之事乎秋官閭隸則掌後養畜鳥而阜蕃教擾之貉隸則後服不氏養獸而教擾之是秋官未嘗不養育也觀此則刑政之說明矣嘗觀孟子言禹抑洪水而及於驅龍蛇言周公兼夷狄而及於驅猛獸且與孔子之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並言之乃知鳥獸之為民害與洪水夷狄亂臣賊子同周公於百姓既寧之後明政刑於間暇之日安得不為天下無窮之慮哉周衰而政刑失先王興利除害之意已不復存服不氏廢則多麋矣壺瓿氏廢則秋有貳矣若族氏廢則鸚鵡來巢矣射鳥氏廢則爰居有祀矣蓋其刑政不明是不足以弭民人之害而况能消鳥獸昆虫之患邪漢有一宋均能去九江之虎唐有一韓愈能馴朝陽之鯉魚則當時以為創見駭聞之事獨不見禹之驅龍蛇周公之治猛獸與周官之攻治鳥獸昆虫者哉

### 遣使

嘗讀詩至四牡皇華見周人以中遣使為重事其遣之也歌皇華其勞之也歌四牡遣詩言送以禮樂勞詩言有功而見知夫遣使以循行天下本何功之可言况又求人君之見如邠然詩人



且先勞詩而後遣詩者蓋為民遣使非徒為禮樂光華而為美觀也生靈之休戚國家之利病風俗之美惡皆使者所當究心者焉驅馳之勞咨詢之博苟有功於其民而見知於其君則人君必因使者之來而知究心於民事矣苟不見知則使臣之遣也為虛文使臣之行也為應故事其來也敷同日奏罔功而已而於事何補哉今觀周禮書無非究心民事而於遣使一事必致其詳典瑞則有珍圭牙璋敕圭琬圭琰圭之瑞掌節則有虎節人節龍節英蕩之節此使臣之所持以為信者也若以書使于四方書其令則外史掌之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校人掌之此使臣之所持以為命者也作士適四方使為介則司士掌之適四方使從士大夫則虎賁氏掌之此使臣之所藉以為

伴也訓方士民則掌道四之之政事與上下之志匡人則掌之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憲撞人則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行夫凡其使也必以旌節使則介之掌交則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而道王之德意志慮此皆奉王命而使於四方者也小行人一官固待四方之使者而王有事適四方則小行人實行焉夫行人之適四方也豈徒達六節而齊以為式邪豈徒成六瑞而執以為信邪又豈徒合六幣而和以為好邪曰禮喪則賻補之凶荒則賑安之師役則稿禴之福事則慶賀之禍裁則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則小行人奉命以行者無非究心於邦國之民事也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托令



為一書。禮喪凶荒貧危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及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小行人反命以告者，亦無非究心於邦國之民事者也。觀小行人奉命以往之日，與天反命以告之時，奉以民事為重，則其周爰咨諏，周爰咨詢者，亦可謂詳緻矣。若後世之朝辭禁門，情態即異。莫宿州縣威福便行者，可同日語哉。故曰：觀周禮行人之職，則知周之遣使者為究心於民，觀周雅皇華之詩，則知周之奉使者為有功於民。

### 夷狄

司馬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藩鎮，是天下封疆，極四夷也。職方言九服其外，亦足蠻夷藩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也。夷鎮藩服，

行人總謂之蕃國，蠻服在行人變謂之要服，是其要荒無常也。且以職方地圖觀之，言邦國都鄙而不及於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如此，則周家疆理通乎蠻夷閩貉戎狄矣。行人何以謂之九州之外乎？按王制謂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截長補短，凡三千里。說者謂言九州之實地也。今職方九州之地，荊州曰衡山，并州曰恒山，則是盡東西南北言之矣。而行人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以其在六服外，而非九州內地爾。夫既在九州之外，則其朝貢不常，宜其二世以見而不及以中國之政也。然周人所以待夷狄者，豈以不在內地，不及以政而盡置之度外乎？身管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遠物而送逆之，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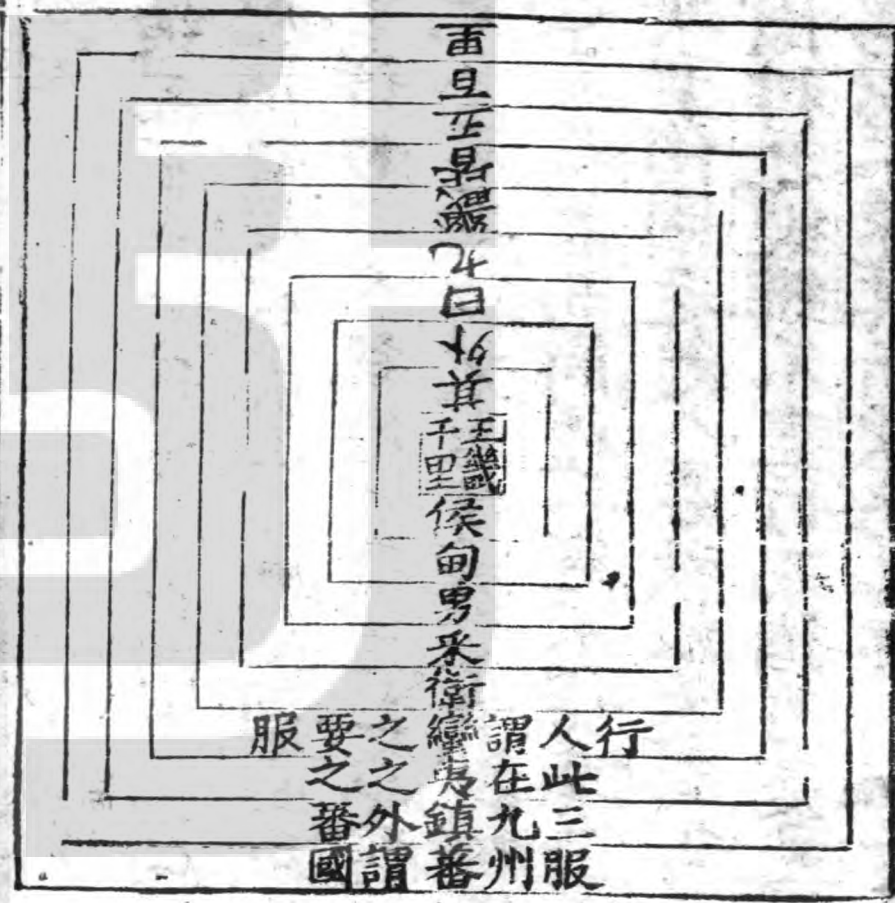
則是待夷狄之民猶吾民也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狄戎之國使傳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則是待夷狄之使猶中國使也不特此爾執師掌教誅樂施人掌舞夷樂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燕享則飲而歌之是以夷狄之樂舞與中國之樂舞並陳於祭祀燕享之時矣司隸帥四翟之隸使服其服執其兵掌王宮蠻隸執兵以守王宮閩隸掌古世子則取隸夷隸貉隸則守王宮如蠻隸之事是以夷狄之兵衛而與王宮之兵衛共列於門庭官禁之內矣夫遠民之來固宜有送逆之官遠使之至固宜有傳諭之官若夫歌舞雜施於燕享豈能無耳目之眩兵服混處於守衛豈能無肘腋之虞漢安帝作西南夷樂而陳禪爭之唐玄宗作

潑寒胡戲而張說爭之誠以夷樂之不可以亂華也宣帝金城之處降而殘羌猶為患光武玉門之謝質而侍子必遣還誠以非類必有異心也而周人不慮及此何哉蓋王者洽四海以為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說遠人天子合四夷以為守帥夷兵而守衛所以柔遠人古人雖曰內華而外夷貴中國而賤夷狄而其所以待之之心未嘗不厚也此夷狄所以懷德慕義而莫敢不來王也與雖然先王亦未嘗汲汲於夷狄之來王也懷方氏之來遠民其貢物則曰致致者聽其貢物之自至也象胥之論夷狄其和親則以言言者欲其志慮之相孚也西旅獻獒召公作誥巢伯來朝芮伯旅命周家法也此懷方氏之所以致遠象胥之所以和親是為周家待夷狄之法與知懷方氏之致物則



張騫之使不必通廣利之師不必遣矣知象者身之和親則畏敬之議不必行而賈誼之策不必施矣

九畿圖



補亡

六經更秦火缺裂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三篇周雅二十六篇魯雅亡六篇不獨周禮為然夫秦人之心何心哉已則不行先王之道而恐天下後世之人執經以議已或取聖經而真之烈燬使後世不及見全書安得不追仇於秦火之酷雖然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為秦人之罪而周禮一經不得其全不可獨咎秦人也蓋自王道既衰伯圖迭起入春秋以來周公之禮雖不盡用而猶可盡傳周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汗吏將欲肆其所為以不遂其所欲惡其言已而去其籍故至孟子之時井田之問爵祿之問粵丁已不得其詳戰國諸侯之酷蓋已先秦火矣漢室龍興山巖屋壁之間稍稍間出周禮六官



缺一而三存天之未喪斯文亦幸矣河間獻三得之不啻如獲  
主壁不吝千金重賞募求全書獻三之意厚矣然全書竟不可  
致獻三悵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謂可以備周官之缺不知  
以考工記而補周禮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按  
之適足為病五官尚存武帝且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則武  
帝之忽畧聖經未必不自考工記一篇啓之也嗟夫書亡而張  
伯僞書作詩亡而哀哲補詩作適資識者一捧腹爾曾謂考工  
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爾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  
設官之意何補又况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  
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漆人鍾氏髹氏雖缺何害乎地官  
有鼓人鮑人鞞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

無工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  
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  
二不知韋氏喪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  
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夫抵獻王之補亡也漢儒之習未  
脫也樂記一篇欲以備樂書之闕考工記一篇欲以補禮書之  
亡獻王之見然爾然而周禮廢興有不係是昔者仲孫湫來省  
魯難退而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且魯當春秋之時非能盡秉  
周禮者也然於周禮雖未能盡用苟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立  
國周禮六官雖缺其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  
存而講求周禮之遺典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美而况冬  
官之書雖亡冬官之意實未嘗亡也太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



五官 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萬物則  
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考也書之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特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覆也觀此則司空職雖亡而未  
嘗亡考工記不必補也愚既以考工記為不必補則區區百工  
之事亦不必論也

禮經會元第四卷終





